近代俄國小說集（三）

東方文庫第七十七種

東方雜誌社編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文庫目錄

〔1〕辛亥革命史
〔2〕帝制運動始末記
〔3〕壬戌政變記
〔4〕歐戰發生史
〔5〕大戰雜話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7〕華盛頓會議
〔8〕俄國大革命記略
〔9〕勞農俄國之考察
〔10〕蒙古調查記
〔11〕西藏調查記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13〕世界風俗談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15〕中國改造問題
〔16〕代議政治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18〕領事裁判權
〔19〕新村市
〔20〕貨幣制度
〔21〕社會政策
〔22〕合作制度
〔23〕農荒豫防策
〔24〕近代社會主義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社會主義神髓
〔27〕婦女運動（二冊）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家庭與婚姻
〔30〕新聞事業
〔31〕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32〕中國社會文化
〔33〕哲學問題
〔34〕現代哲學一臠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心理學論叢
〔37〕名學稽古
〔38〕近代哲學家
〔39〕柏格遜與歐根

〔40〕克魯泡特金
〔41〕甘地主義
〔42〕戰爭哲學
〔43〕處世哲學
〔44〕羅素論文集（二册）
〔45〕究元決疑論
〔46〕科學基礎
〔47〕宇宙與物質
〔48〕相對性原理
〔49〕新曆法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1〕迷信與科學
〔52〕笑與夢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食物與衛生
〔55〕石炭
〔56〕鐳錠
〔57〕飛行學要義
〔58〕科學雜俎（四册）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册）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近代戲劇家論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5〕但底與哥德
〔66〕莫泊三傳
〔67〕美與人生
〔68〕藝術談概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册）
〔70〕國際語運動
〔71〕考古學零簡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3〕元也里可溫考
〔74〕東方創作集（二册）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册）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册）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册）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枯葉雜記
〔82〕現代獨幕劇（三册）

近代俄國小說集(三)

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陰雨……乞呵甫著（一）
陸士甲爾的胡琴……乞呵甫著（九）
一個闊綽的朋友……乞呵甫著（二七）
那個可憐的辦事員是怎樣死去的……乞呵甫著（三五）
復活節的前夜……乞呵甫著（四一）
接吻……乞呵甫著（六三）
作家傳略（附錄）……（一〇二）

陰雨

乞呵甫著
濟之譯

一層層無情的雨點打落在黑漆似的窗上。這場雨正下在夏天避暑的時候，常常一下就下得好久，非到一個多禮拜，等得許多避暑的客人一個個心裏十分發急，不肯罷休。那時候天氣很冷，空氣裏含着不少的溼氣。陪審官克法新的岳母和他的妻子菲麗寶納，正同坐餐室裏桌旁。老太太臉上還很豐滿，身體也很強健，一看就知道是個豐衣足食的人；自己祇生一個女兒，又嫁給一個很有身分的人，自己也就很安樂的靠着女兒養老。她女兒年紀祇有二十歲，身段不長，黃金色的頭髮，白雪樣的臉面，煞是一位美貌的婦人。那時她手肘正斜靠在桌上，拿一本書在那裏看；可是她的眼光，却並不在那裏看書，正在那裏想那和書本無關的心事。雨

人都一句話不說，祇聽淅淅的雨聲兀自不住，還夾着廚房裏女傭打呵欠的聲音。

克法新那時候不在家裏。他不同他妻子在別墅裏避暑，却還住在城裏。這種惡劣的天氣眞使人悶損得很，他心裏總覺得這樣陰沉沉的天和溼淋淋的雨淚，一定妨害人的衞生；可是在城裏那就和鄉下不同了，因爲娛樂的地方很多，足够你排遣煩悶。所以隨便下多少天雨，也不覺得十分苦。

老太太一個人在那裏打着牌解悶，打了一會，停住了，就朝她女兒一看，說道：『我猜明天天氣一定晴，克法新也就可以來了。他已經有五天不到了，這都是因爲天公不做美的緣故。』

菲麗寶納冷冷的看了她母親一眼，立起身來，在屋裏來回地踱着，躊躇着說道：『昨天晴雨表升了幾度，聽說今天又降下去了。』老太太搖搖頭問她女兒道『你心裏悶不悶？』女兒道：『當然很悶的。』老太太道：『那還能不悶麼？他不來已經有五天了。五月裏曾有兩三天沒有來，現在却已經五天了。我不是他的妻子，心裏

却也覺得悶得慌。我昨天聽說晴雨表升了，我就特地為他預備一隻雞，買了一條魚，他是很愛吃的。你父親素性不愛吃魚；他倒很愛吃魚的。』女兒道：『我等着他等得心都痛了。我們心裏固然煩悶，你不知道他在那邊更覺煩悶呢。』母親道：『還有一樣：他白天往審判廳去，晚上却一個人住在那間空屋子裏，那眞是苦呢。』女兒道：『正是他一個人住在那裏，也沒有僕人伺候着倒水弄茶。為什麼他夏天不僱一個當差的呢？如果他不喜歡避暑，那麼究竟為着誰呢？我對他說可以不必了；他却不答應，常說這是為着你的健康起見。我有什麼健康呢？我為着他這樣受苦，心裏纔不舒服呢。』

女兒剛說到這裏，看見她母親打牌打錯了，便俯下身去，伏在桌上指點她母親。兩個人都不說話，眼睛全注在牌上，心裏却正在那裏想着那可憐的克法新現在正一個人坐在空洞黑暗的書室裏，辛辛苦苦的做事。

菲麗寶納忽然抬着頭說道：『母親，如果明天天氣還是這樣，我一定乘着早車

往城裏去看他。我看看他身體到底怎樣？也好叫我放心。』

兩個人都很奇怪爲什麼這樣輕而易舉的辦法以前竟會想不起來。騎馬進城，不過費半點鐘工夫，要是坐着火車去，那祇要二十分鐘就到了。他們又談了一會，纔進屋去安睡。

壁上的時鐘鐺鐺的打了兩下，那老太太嘆着氣說道：『唉！怎麼兀自睡不着呢。』女兒就輕聲問道：『母親，你還沒有睡熟麼？我想來想去，老惦記着克法新。不知道他在城裏健着沒有，並且還不知道他到那裏去吃飯呢。』老太太道：『我也正在這裏想這件事，唉！這幾天的雨眞下得可惡極了。』

早晨雨已經停了，天却依舊陰着。一棵棵樹都愁眉不展的站在那裏，微風過去，就洒下幾滴眼淚。道上泥濘裏深深的印着許多足跡，溝裏和軌道裏都漫着水。非麗寶納決定進城去，老太太一面替他女兒理裝，一面說道：『煩你致意於他，不必太勞苦了，還是休息幾天的好。要往街上去，應當把頸頸圍一圍因爲現在時令太

不正了。再你可以帶那隻小雞去給他，雖然是家裏做的冷食，總比飯館裏的好。」

女兒說晚車不能回來，明天早晨必可回來，就匆匆的去了。

不料還未到吃飯時候，她女兒就回來了。那時候那位老太太正坐在自己房裏，心裏不住的盤算晚上怎樣爲她愛壻預備晚飯；忽然看見她女兒鐵青着臉走進來，帽兒也不脫，一句話都不說，就往牀上一躺，頭向裏枕着；弄得那位老太太不懂起來，趕緊問她道：『你怎樣啦？爲什麽回來得這樣快？克法新在那裏？』菲麗竇納抬起頭來，呆呆的看着她母親，說道：『母親，他哄騙我們！』老太太搔着頭問道：『啊！誰騙我們？』女兒又說道：『他哄騙我們呢！』說完，週身都發起顫來。老太太也發急問道：『到底怎麽回事呢？』女兒道：『我家的房屋全鎖着，鄰家說克法新這五天裏沒有回過家去。他不住在家裏，不在家裏。……』她說到這裏，兩手搖着，大哭起來，嘴裏却還說道：『不在家裏。……不在家裏。……』老太太害怕着說道：『這是什麽事情？前天他不是還有信來說自己連家門都不出麽？那麽他往那裏去

去過夜呢？眞是怪事！』

菲麗寶納氣得身體都發軟。自己連頭上帽兒都脫不下來，兩眼發直，攙着她母親的手，一言也不發。老太太也哭喪着臉說道：『誰告訴你的？是隔壁那個人麼？眞可惡！他怎麼能哄騙我們呢？難道我們是好惹的麼？我們雖然是商人出身，可是他終不能任意胡爲；因爲你是他的正式妻子，我們可以去控告他。你嫁出去的時候，身上也帶着兩萬多盧布，也並不是沒有粧奩的。』老太太說到這裏，也哭起來，搖着手，躺在椅上，氣得一句話也不說。她們兩人坐了好久，不知不覺已經顯出蔚藍的晴天來，黑雲也漸漸的散盡。一道溫和的太陽光，已從天上直射到園裏溼潤的青草上面。一羣雀兒喜喜歡歡在池旁飛翔着，池水上映出一朶黑雲，正在那裏箭也似的流着。

午後克法新纔來了。未來以前，他已經到自己家裏去過，知道他不在那裏的時候，他妻子曾來過一次。

克法新一進屋內，假裝着不知道她們母女倆憔悴淌泣的樣子，就高高興興的說道：『我這可來啦！我們有五天不見面了。』他親了親妻子和岳母的手，坐在椅上，做出一種艱苦工作方纔完結後的神氣來，噓了一口氣，說道：『唉，可眞把我磨折死了。差不多有五天五晚老這樣坐着，家裏也沒有回去。在審判廳裏辦事，茶水飯食都沒有進過口。在椅上睡了一會，却凍得要死，一點閒工夫也沒有。家裏都沒有到。』

他說完，捧住自己的腰，一邊呼着腰痛，一邊看着他妻子和岳母，看看究竟他這個誑圓得有效沒有，或者自己的外交手段靈敏不靈敏。但見她們兩人面面相對，又喜又懼，彷彿意外重獲已失的寶物一樣；愁臉也開了，眼淚也乾了。……

他岳母連忙跳起來，說道：『唉，我作什麼儘坐在這裏？！茶快預備茶去！要吃點什麼東西不要？』他妻子也高興起來，插上去說道：『當然要吃的。母親，請你趕快拿點酒和菜來。娜達利亞！趕快收拾桌子。唉，一點都沒有預備齊。』

兩個人又喜又怨的來回打羅着，忙個不亦樂乎。那老太太又取笑女兒，說她不應該這樣無端猜疑人家，她女兒也只有低頭含着羞，一句話也不說。

飯預備好了。克法新一邊嚷着餓，一邊喝着酒，一邊又高談闊論起來。他妻子和岳母都看着他的臉想道：『他眞聰明，眞和藹，眞美麗呵！』

飯後克法新躺在大椅子上，想道：『這也是不錯的！她們雖是商家出身，可是終饒着一種特有的風味。一禮拜裏到這裏來兩天，嘗嘗這樣的滋味，那也是不錯的呵！』

陸士甲爾的胡琴

乞呵甫著
愈之譯

那個鎮頭很小——和一個村莊差不多；鎮裏邊住的差不多全是老年人，可是不大會死。醫院和監獄裏都不大用得着棺材。總之棺材生意很壞罷了。要是約戈夫、伊凡諾甫在省城裏做棺材匠，也許自己有一所房子，而且自稱爲約戈夫、麥德惠伊支；（譯者註：約戈夫是名，麥德惠伊支是父名，俄國上等人稱呼都是如此。）無奈他住在這小鎮上，所以人家只稱他約戈夫；此外不知什麼意思，又替他取一個綽號，叫白朗柴。他窮得和農人一樣，住一所又小又舊的木屋，只有一個房間；在這房間裏住着的，除他之外，便是他妻瑪灰，爐灶，一張雙人牀，幾口棺材，一條做工用的板凳，和一切的傢私雜物。

可是約戈夫做出來的棺材，却非常出色；又耐久，又好看。替農夫或小販做的，都是一個式樣，把他自身當作模型；這個辦法，再不會失敗，因爲他雖已有七十歲年紀，鎮裏的人——甚至監獄裏的人——可沒比他生得更高更大的。要是那棺材是婦人或是有身分的人用的，他便用一枝鐵尺量了身材做。小孩的棺材呢，他不大高興承接，也不用尺量，像是不屑做的樣子；付款給他的時候，他總是唉聲歎氣的說：『謝謝你。但是這種小事情，老實說，我並沒費工夫細心做哩。』

除做棺材之外，他又會拉胡琴，因此又有一注進款。鎮裏人家喜慶，總要雇那猶太人的音樂班，湊湊熱鬧。那音樂班裏的班長，是一個錫匠，名叫摩失斯，音樂班裏賺來的錢，他一個人却要分一大半。因爲約戈夫胡琴拉得很好，拉俄國曲子尤其高妙，所以摩失斯時常雇用他，給他五十銅子一天，客人的賞錢在外。白朗柴坐在音樂班裏，臭汗蒸騰，面泛紫色；天氣總是很熱，大蒜氣中人欲嘔；胡琴嗚嗚的作響，在他右旁是提琴的聲音，左旁是笛子的聲音。吹笛子的是一個瘦削紅頭髮的猶

太人，滿臉綻出紅藍色的脈管，他的名字和著名的富翁陸士甲爾(Rothchild)相同。那怕是最愉快的調子，給陸士甲爾吹起來，沒有不變成悲哀的。不知爲什麼緣故，約戈夫漸漸的和猶太人結了怨仇，看不起他們，而且尤其憎惡那陸士甲爾；起初他動了怒，隨後咒罵他，有一次幾乎動手要打；於是陸士甲爾氣憤不過，向他惡狠狠的嚷道：『要不是看重你的技能，我早把你丟到窗外去了！』於是他號哭起來。爲了這緣故，音樂班裏雇用約戈夫的時候很少；只有猶太人當中少角色，萬不得已的時候，纔雇用他。

約戈夫永沒有快活的日子。他因爲計算他自己的損失，整日的擔着憂慮。舉幾個例：譬如在星期日和聖徒節日，作工是有罪過的，星期一呢，是個疲倦的日子，又不能作工，這樣的在一年當中，倒有二百天強制他不能不賦閒，這是一個損失。假如鎮裏人家結婚，不用音樂；又或摩失斯不去雇他。這又是一個損失。警察官病了二年，約戈夫很不耐煩的等他死，他偏偏不死，後來他搬到省城裏去醫病，病勢變

重，竟在那邊死了，這又是一個損失；這個損失，至少也有十盧布，因爲警察官的棺材很講究，也許是四邊鑲綢的。每日晚上，約戈夫想起種種的損失，便睡不着覺；他睡在牀上，一邊想，一邊便拿起枕旁的胡琴，在黑暗中間發出悲哀的調子，於是約戈夫心裏纔覺得好些。

那年五月六日這一天，瑪灰忽地得了病；呼吸很困難，喝了許多水，又覺着昏暈。可是第二天仍舊起來燒飯，又到外邊去汲水，等到晚上纔睡下。那天約戈夫整日的玩着胡琴，等天快黑了，他翻開簿子——他每天把損失記在這簿子上的——看看；他閒着便把記下的損失加起來。算了一算，總共損失到一千多盧布了。他恨得把簿子擲在地上，儘着蹬脚。隨後他又把簿子拾起，彈着手指，歎了口氣；臉上顯出紫色，汗溼透了一身。他又想着：要是這一千盧布存在銀行裏，每年至少也有四十盧布的利息，那麼這四十盧布，又是一注損失了。總之無論那裏，動一動便受損失，利益却斷不會有的。

忽地聽得瑪灰嚷道：『約戈夫，我快要死去了。』

他向他妻瞧了瞧，她臉上發着熱蒸得緋紅的，非常的美麗，快活。白朗柴平日看慣瑪灰的臉色，總是暗淡，怯弱，不快活的樣子，現在看見這樣，倒反覺得不好意思了。好像她自己知道不久要死了，要和那木屋，那棺材，那約戈夫永別了，覺得很快活似的。她兩隻眼瞪着天花板，嘴唇不住的抽搐，恍惚死神——她的救主——已臨頭上，她正和他細語呢！

早晨到來，窗子外邊可以望見初升的太陽了。約戈夫看看他老婆，記起從前的事來：在他一生裏，從沒好好的待她，從沒憐愛她，從沒體恤她，從沒想着買一條手巾給她，也從沒向喜慶人家帶些可喫的東西給她。他只有向她咆哮，向她追損失，舉起拳頭對着她示威。他雖沒有打她過，可是時常威嚇着，要她性命，弄得她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眞的，他有時因爲損失太大了，甚至於不許她喝茶，所以她時常喝清水。現在呢，想起她爲什麼這樣快活，他倒有些過意不去了。

一等到太陽昇高了，他向鄰家借了一輛車子，送瑪灰到醫院裏去。醫院裏病人不十分多，所以他祇候了三個鐘頭。更喜那看病的不是醫生，倒是個藥劑師，名叫墨克森、尼戈萊伊支，他是個老年人雖然他時常喝醉酒，時常要駡人，可是他的本領，却要比醫生高明得多呢。

約戈夫領了老婆子到藥劑師這邊，說道：『請你老人家的安，墨克森、尼戈萊伊支。爲了我這些小事，費你老的心，很對不起的。你看，我們那個病了。我的終身伴侶，人家說，恕我這樣說罷……』

藥劑師縐了縐眉頭，撚一撚鬍鬚，起首替那老婆子診病。老婆子坐在坑牀上，彎着腰，身上瘦得只有一張皮，鼻子尖簇簇的，口張大着像鳥兒要想喝水的神氣。

『啊，是這樣……』藥劑師緩緩的說，又歎了口氣：『受了感冒又有點寒熱。現在鎭上窒扶斯症很流行……怎樣好呢？他是個老年人了，上帝的恩典……多少年紀了？』

『六十九了墨克森尼戈萊伊支』

『啊！年紀可不小了。』

『自然！你老的話不會錯的。』約戈夫很恭敬的笑着說：『可是請你恕我說一句話：任憑是蟲兒，也沒一個不要性命的。』

藥劑師答說：『朋友，我告訴你方法：把冷物包在她頭上，再拿這藥粉去，每日服二次。再會罷。』他言外之意是說她的死活可以憑着他身上的。

約戈夫看看藥劑師的臉色，知道病是很利害的，而且此外也沒有別的良藥。瑪灰眼見得沒救了，她免不了死，不是今天，也便是明天。於是他手觸着藥劑師的臂，閃着眼，低聲說：

『是的，墨克森、尼戈萊伊支，請你給他放一放血罷。』

『朋友，我沒有空，沒有空。把你那老婆帶去，上帝福汝！』

約戈夫央求道：『做做好事罷！你總該知道，要是她只有點胃病，或是臟腑裏有

點病，那麼服些藥粉和藥水自然會得好的。可是她現在受了寒，寒症須要放血纔好呢。』

但是藥劑師已去叫那第二個病人，一個鄉婦帶着小孩走進診室裏來了。

『走開罷！』他縐着眉頭向約戈夫說。

『至少請你醫一醫罷。我情願終身替你老禱告。』藥劑師動了怒，叱道：

『不要再講了。』

約戈夫也動了怒，臉孔泛成紫色；可是他更不說話，便扶着瑪灰走出屋子。他立刻扶瑪灰上車，怒目向着那醫院說道：

『好一個醫士！他肯給富人放血，要是窮人呢，連醫都不肯醫。哼！』

他們回到家裏，走進木屋，瑪灰在爐灶旁支撐着立了一歇。她怕睡下了約戈夫就要向她索損失，罵她睡在牀上不做事。約戈夫呢，一邊瞧着她，一邊思索，猛然記起明天是約翰聖誕，後天又是尼古萊聖誕，大後天是星期，以後又是星期一，這四

天都不能做工，保不定瑪灰在這四天內死了，她的棺材須得今天做成纔好。於是他拿了鐵尺，走到老婆子跟前，量了量身材，量過了她便睡下，約戈夫自己合了個十字，便動手做那棺材。

工作完了，白朗柴戴起眼鏡，翻開那損失簿，寫道：

『瑪灰，伊凡諾娜的棺材——二盧布四十個銅子。』

於是他歎了口氣。那天瑪灰呢，終日肅靜的合着眼睡在牀上。到了旁晚，天色快黑了，她叫着她丈夫道：『約戈夫，你記得麼？』她說，她很快活的向他看着。『你可還記得，五十年前，上帝給我們一個黃髮的孩子。後來我和你每日坐在河旁……楊樹底下……而且唱曲。』於是他很愁慘的笑着，又說：『那孩子已經死了。』

『那個全是幻想罷！』約戈夫說。

停了一刻，牧師到來，給瑪灰施了聖禮和臨終塗油的禮。晚間瑪灰說了許多囈語，天還沒亮，便嗚呼哀哉了。

隔壁老婆子過來給她洗抹，用布包紮她的身體，然後抬她出去。要省一注教士的費，所以約戈夫自己誦讚美歌；墳場的費也是省的，因爲管墳場的是他的義父。四個農夫抬棺材，因爲他們尊敬死者，所以都不要工錢。棺材後面隨着一大隊的老婆子，乞丐，和兩個跛子。棺材經過的時候，路旁農夫都很虔誠的合十字。約戈夫倒也心滿意足，因爲一切事情都鄭重，順利，便宜而且並沒得罪別人。他和瑪灰最後訣別的時候，他還用了手指擊着棺材，心裏暗想道：『這一口棺材做得很不錯呀！』

可是他從墳場走回來的時候，已經不勝疲倦了。他覺得很不舒服，呼吸短促，像要發熱一般，甚至於站都站不穩。他的腦子裏充滿着種種不慣的思想。他又記起，他對瑪灰，從沒哀憐她，也沒愛護她。他們倆同住着這一間木屋，有五十二年了，這五十二年永遠過去再不會回來的了；可是在這許多年中，他從沒想到她，也從沒理會她，只不過和貓狗一般的看待她罷了。但是她呢，每天燒火，煮茶，弄飯，汲水，砍

柴還要和他同牀睡當他從喜慶人家喝醉了回來的時候，她把胡琴必恭必敬的接過來掛在牆上，隨後服侍他到牀上去睡——無論做什麼事，她總是很沈靜很怯弱很惶惑的樣子。他現在很想憐恤她，很想買些東西給她，可是太遲了，已來不及了……

陸士甲爾鞠着躬，笑嘻嘻的走向約戈夫這邊。

『叔父，我拜望你來了，』他說。『摩失斯叫我候候你，請你老人家當即到他那邊去一躺。』

約戈夫想叫却叫不出來。

『走開！』他喊了一聲，照舊走他自己的路。

陸士甲爾在後邊追着叫道：『你可不能這樣說！摩失斯要動怒的！他要你馬上去呢。』

那猶太人喘氣瞅眼的神氣，和他臉上布滿的紅痣，使約戈夫見了登時生厭。他

見了他身上黑色補綻的綠褂子，和他那消瘦羸弱的身軀，覺得尤其可厭。他喊道：『大蒜頭，你跟着我做什麽？快給我滾罷！』

猶太人也有些生氣，叫道：『你要是仍舊這樣無禮，我要把你丟到籬笆上頭去了。』

約戈夫伸出拳頭衝過去，大聲叱道：『蠢才，快給我走開，快給我走開，不然，我便打得你靈魂離了軀殼！我是不能饒恕猶太人的。』

陸士甲爾嚇慌了，忙蹲在地上，舉起兩臂，在頭上揮着，像是避打的樣子，隨後跳起來，拚命的跑去。他一路跑着，跳躍着，兩手揮弄着，甚至那長而無肉的脊骨，在背上抽動，也看得出。街上的頑童見了大喜，都在他後面追着嚷道『猶太人！猶太人』！有好多隻狗也追在後面狺狺的吠着。街上的人有的大笑，有的喝采，那幾隻狗，附和着衆人，越發高聲大吠了。隨後人羣中聽得一種悲慘呼痛的聲音，大概那陸士甲爾被狗咬了一口了。

約戈夫經過人叢中打從市街的外邊走去街上頑童又大嚷道『白朗柴白朗柴！』出了街市，便有一羣竹雞，像笛子一般的叫，將他圍繞着，又有一羣鴨兒閣閣的鳴着。太陽把什麼東西都焙乾了。從水面反射出來的陽光，閃爍得刺眼。約戈夫沿着河旁的那條路走去，看見一個壯健紅頰的婦人，從一所浴室裏出來。離那浴室不遠，有一羣頑童在岸旁捉蟹，看見約戈夫，便不懷好意的嚷道：『白朗柴白朗柴！』在這時候，他看見岸上有一株老楊樹，榦上已生一個大窟洞，更有老鴉在枝上做着窠。……約戈夫猛然記起瑪灰所說的黃髮孩子……對的，這又綠又靜又衰頹的樹，恐怕就是瑪灰說起的那個罷！……啊！可憐的樹，怎麼過了這許多年啊！

他坐在楊樹底下，追憶從前的情景。記得從前對岸有一叢大赤楊樹林，現在只賸得一片草地了；更遠一點有過一株老松樹，現在却只賸一座光禿的小山在地平線上發光了。從前河上來來去去的駛着船隻，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對面岸上祇生着一株赤楊樹，又小又苗條，像是一個女孩兒；河面上祇見一羣一羣的鵝鴨，連

船隻的影兒都沒有了。便是那鵝也像是要比從前更小了。約戈夫合上眼，便從幻想中，看見一大羣的鵝，飛向他這邊來。

他又想得奇怪：怎麼他活了四五十年，却沒有到過這河邊呢？就算到過的，怎麼沒有留意呢？這河可是很有點用處，不是不值一錢的。河裏也許有魚，這魚賣給小販，店倌，或是車站裏的侍者，也許得到一注錢，好去存在銀行裏。或者他坐一隻船，在河上搖來搖去，到鄉下人家玩玩胡琴，也許人家都肯出錢給他的。或者他也不妨做一個船老大，比做棺材匠總好得多；也不妨養一羣鵝，到冬天殺了賣到莫斯科去，那麼單是鵝毛一項，也許每年賣十個盧布呢。可是他一事不做，竟然虛度了一生。多麼損失呵！多麼損失呵！要是他把這些事情都幹了，——捉魚，玩胡琴，撐船，養鵝，——那麼他不知有了多少積蓄了。但是他連做夢也沒有做過；枉做了一世的人，沒一些兒的進益，也沒一些兒滿意；什麼事都懞懂過去。在他前面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往後看去呢，除了損失也沒有別的，這些損失呢，只要想着便會不寒而

慄怎麼一個人除了損失便不得活呢這些赤楊樹和松林怎麼都砍去了呢？這一塊公共的牧場爲什麼沒有人用呢？人們爲什麼都做他不該做的事呢？他一生爲什麼定要呵叱着，握緊老拳，侮辱他的老婆呢？他威嚇侮辱那猶太人，又是什麼意思呢？講到底，人們爲什麼不肯大家平平安安的過日子呢？這些那一樁不是損失呀！可怕的損失呀！要不是爲了怨恨和惡意，人們不知要得到多少利益呢？

到了黃昏，到了夜裏，約戈夫腦子裏紛紛的只見那楊樹呀，魚呀，死鵝呀，還有那瑪灰露出像烏要喝水一般的神氣，還有那陸士甲爾顯出又蒼白又可憐的臉孔，還有許多的嘴，從黑暗中伸出來，喃喃的議論『損失。』那晚他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從牀上起來玩胡琴，共總有五次。

早晨他勉強起來到醫院裏去。看病的仍是那個壘克森、尼戈萊伊支，他叫約戈夫把頭緊緊的裹起來，又給了些藥粉。約戈夫看看他的臉色，聽聽他的口氣，知道病是很利害的，而且此外也沒有別的良藥。可是當他回家去的時候，在路上猛然

想起，如果死了倒反可以得到『利益』因爲死了不必再喫了不必再喝了不必再納稅了，也不必再傷犯別人了；而且人睡在墳墓裏，不單是一年，儘許幾百幾千年的睡下去，那麼這一注利益不是無限嗎？總之生活祇不過是『損失，』只有死却是『利益。』但這一種考慮，雖然不錯，却究竟是極難忍，極掃興的；在這世界中人只有一次的生活，這生活偏又毫無出息的過去，這是什麼緣故呀？

他已不怕死了，可是當他回到家裏，見了那胡琴，他的心腸，立刻又軟下來，他覺得很懊喪。胡琴是不能帶到墳墓裏去的；他便要變成孤兒，而且也許和松林赤楊樹得到同一的結局，在這世界中，什麼東西都在毀滅而且都要毀滅的！於是約戈夫走到門口，在門檻石上坐下，把胡琴擱在肩上。他一邊仍然想着生活——充滿着毀滅和損失的生活——．一邊却又玩起胡琴來。胡琴發出悲哀激越的調子，他的眼淚便也在頰上汩汩的流下。他心裏想得越發難過了，胡琴的聲音也越發慘悶了。

門上的鈕響了兩聲小門上現出陸士甲爾的身子他進門之後起先大着膽子跨了半碼，等到看見約戈夫，便立郎停步，不由的畏縮害怕起來，裝裝手勢，像是要想用手指說出時候一般。

約戈夫和和氣氣的向他說：『過來，不要害怕！過來罷！』

陸士甲爾顯出一副惶恐疑惑的神氣，一步步的挨上去，挨到相離二碼的地方，便停下來。

他鞠躬着說：『不要打我！約戈夫，這不是我的錯！摩失斯又叫我來。他說：「你不要害怕！再到約戈夫那邊去，和他說，沒有了他我們做不成生意了。」婚禮禮拜三就要舉行。辟巴伐洛甫的女兒嫁一位富翁……禮節是很隆盛的。』他一邊說一邊又瞅着眼。約戈夫呼吸很迫促的答說：『我不能去。兄弟，我生了病了。』

於是約戈夫又提起胡琴的弓，淚從眼中迸出，落在胡琴上。陸士甲爾站在旁邊，兩隻手疊在胸前，細心的傾聽。他臉上惶惑的形容，漸漸變成苦痛憂鬱的神氣；眼

珠旋轉着，像是病極了要昏暈的樣子；靜聽一陣，忽然叫了一聲"Wachchel"於是眼淚從頰上緩緩的落下來，在他的綠褂子上染成黑色的斑點。

那天約戈夫整日的睡在牀上，身上煩苦得很。黃昏時候牧師過來替他懺悔，問他有什麽罪過願意懺悔。約戈夫勉強記憶，便記起瑪灰的不快形狀，和那猶太人被狗咬時懊喪的叫聲；於是他很微弱的說：『把那胡琴給了陸士甲爾罷。』

到了現在，鎮上的人都問：這麽出色的胡琴，陸士甲爾從那裏得來的呀？他還是買來的，或是偷來的，……又或是從當店裏贖來的呢？他久已丟了笛子了，現在他只玩胡琴。他拉起胡琴來，聲音和笛子一般的悲哀；可是有的時候，他學着那約戈夫坐在門檻石上所拉的調子，那胡琴便發出嗚咽傷感最不忍聽的聲音，聽的人沒一個不下淚的，甚至他自己聽了也旋着眼珠，不由的喊一聲"Wachchel"……話雖如此說，這種新曲，鎮裏的人沒一個不喜聽的，富商和官員，要是有應酬集會，定要把陸士甲爾叫去，而且定要強迫他把那曲子拉十次纔罷休。

一個闊綽的朋友

乞呵甫 著
仲持 譯

迷人的樊棣——或照伊護照上的稱呼，也叫『良家婦人喀娜奇娜』——從醫院裏出來，覺得自身到了一個從未經過的地步：沒有一間住的屋子，也沒有一個錢。那怎麼好呢？

伊首先走到質鋪，質了伊的寶石戒指，——伊唯一的珍飾。質鋪裏的人，收下戒指，給伊一個盧布……但是一個盧布，有什麼可買呢？這一個盧布，還買不了一件時式的短衫，或一頂華麗的帽，或一雙褐色的鞋；可是沒有這些，伊總覺着赤裸裸似的。伊似乎覺得，不但一般路人，便是那些馬和狗，也都睜着眼向伊看，笑伊衣服的樸劣。伊儘着盤算伊的衣服，卻全沒想到，伊有什麼可喫，伊到那裏睡去。

伊心裏想祇要我遇見一個闊綽的朋友……我就可以得着錢……總沒有人會說「不，」因爲……』然而伊竟遇不着那些人。要是晚上到 Renaissance 俱樂部去找他們，倒也容易；但伊穿着這樣樸劣的衣服，而且沒有帽子，他們是不會讓伊進去的。那怎麼好呢？樊棣走着，坐着，想着，又是煩惱又是疲倦。過了好些時候，伊才打定主意，決把最後的一着棋子，去試一試：一直走到幾個闊綽的朋友的屋子裏，向他們要錢。

伊靜着想：『但是我到誰的地方去呢；米瀉那邊，我是不能去的……他已經成了家……紅頭的老人，他又在他的辦公室裏……』

樊棣想起芬葛爾來了。他是個牙醫生，是個改教的猶太人。三個月前，他曾送給伊一副鐲子。有一次，伊在德人俱樂部晚膳，曾把一杯啤酒，倒在他頭上。此時伊記起了芬葛爾，心裏便覺着非常的快活。

伊走向牙醫生的家裏來，一路想道：『我祇要找着他，他一定會給我一點……

要是他不肯，我便把那邊什麼東西都摔碎了來。』

計畫想定了。伊到了牙醫生的門前。伊待要跑上扶梯，笑嘻嘻的溜進他的私室，向他要二十五個盧布，——但伊捏着門鈴的繩，這些計畫都已消失了。——樊棣登時覺得震慄害怕，——這是伊從未遇着的事情！伊從前在酒肆，何等勇敢瀟灑！現在因爲穿着襤褸的衣服，正像個尋常乞恩的人，伊便不由的羞怯畏縮起來。

伊不敢去扯門鈴，想道：『或者他已經忘了我……我怎麼可以穿着這樣的衣服，走到他的跟前呢？我如今宛然是一個乞丐，一個粗蠢的女子……』

伊很躊躇似的扯了那門鈴。

門內便有了一陣脚步聲，這是門役。

伊問道：『醫生在家麼？』

這時候，要是門役回說『沒有，』伊一定很高興；但他沒有回答，却引伊到一間客室裏，替伊拿了罩衫。伊看見扶梯，似乎分外宏壯而且華麗。在華麗的中間，伊最

留意的，便是一面大鏡，鏡裏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人，從頭到脚，沒有一頂美麗的帽子，沒有一件好好兒的短衫，也沒有一雙褐色的鞋子。伊猛看到身上這般模樣，益發像個縫婦，或洗衣婦，伊心裏詫異，爲什麼忽然覺着不好意思起來。向來的勇氣膽量也都消失了，——這是伊從來未有的事。這麼一來，伊已經不是樊棣，却變了從前的喀娜奇娜了。

女僕引了伊到內室裏，對伊說：『在這邊，請，……醫生就來了……請坐。』

樊棣在一把安樂椅上坐下。

伊心裏想：『我就對他說「借我」……這也是正當的事，因爲我們彼此都很熟識。但那女僕總得離開這屋子才好……在女僕的跟前，這是很不雅觀的……伊儘管站着，幹什麼呢？』

過了五分鐘，門忽開了，芬葛爾走進來，——一個改教的猶太人，高而且黑，很肥的頰，和兩顆滴溜溜的眼球。他的臉孔，眼睛，肚子，大腿，都多少豐滿，粗壯，而且可怕

呵他在 Renaissance 和德人俱樂部，喝酒不多，却時常在女子身上，花幾個錢。他很能耐着性子，受伊們的頑弄——舉一個例，那回樊棣倒啤酒在他頭上，他也不過微微一笑，用手指向伊搖兩搖罷了，——但現在他的神色，悶沉沉的，露出驕傲冷淡的樣子來了，而且像有什麼事情惦記着似的。

他並不瞧伊，開口便問道：『什麼事啦？』樊棣向那女僕嚴肅的臉上瞟了一眼，隨後再看看芬葛爾吹漲似的身子。他似乎毫不認識伊；伊便漲紅了臉。

牙醫生略略動怒，重又說道：『什麼事啦？』

樊棣低聲說：『牙……牙疼……』

『阿！……那一顆牙……那裏？』

樊棣記起伊有一顆有孔的牙。

伊便說：『底排……右邊。』

『哼！……張開你的嘴！』

芬葛爾皺皺眉頭，斂了氣，動手治那疼牙。

他用一種器械，夾着伊的牙，問道：『你覺得痛嗎？』

樊棣撒誑道：『是的，我覺得……』伊心裏想：『我就提醒他怎麼樣？他一定記得……但……女僕……伊儘管站着幹什麼呢？』

芬葛爾忽然向着伊的嘴內，呼呼的吹了起來，好像是一部汽機。他說：『我不勸你把這牙塡住，這顆牙是十分無用的。』

他再慢慢的拔着那牙；他煙膩的手指，沾汚了伊的嘴唇和齒肉。他又斂着氣，用一種冷冰冰的東西，塞進伊的嘴。

樊棣陡然感着一種很利害的疼痛，叫喊起來，揑住芬葛爾的手。

他喃喃的說：『不要緊……你不要慌……這顆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他煙膩的手指沾滿血液，拿起拔出的牙給伊看。女僕走了過來，端了一杯水給伊嗽口。

芬葛爾說『你到了家時時拿冷水嗽着口管教血止住了。』

他站在伊的身前，露出一種樣子，彷彿來客多留一歇，他很不耐煩似的。

伊便轉身向門，對他說：『再會。』

芬葛爾笑呵呵的問道：『哼！誰來付手術費呢？』

一句話提醒了樊棣，樊棣便紅了臉說：『阿！是的！』伊忙把寶石戒指換來的那盧布，拿出來交給牙醫生。

伊走到街心，比前益發覺得不好意思了。但伊對於伊自己的貧苦，却不再覺着有什麼可羞；伊也不再想着伊沒有華麗的帽和時式的衫了。伊沿着街走，一路吐着牙血。每一堆血，便引逗伊想起伊的生活——壞而且苦的生活；想起伊所受的侮辱，這個侮辱，伊還是受着，——明日，一禮拜後，一年後——伊的終身直至於死

……

伊低聲說：『阿！這眞可怕呵！上帝，眞可怕呵！』

但到了次日，伊竟在 Renaissance 俱樂部了。伊在那裏跳舞。伊戴着一頂闊大的紅帽，穿着一件簇新時式的罩衫，和一雙褐色的鞋。有一個從凱仁地方來的少年商人，請伊晚膳。

那個可憐的辦事員是怎樣死去的

乞呵甫著
宋春舫譯

那天晚上的戲曲，是很『美麗』但是宋爾維也哥夫的體態，却也和那戲曲不相上下，……他是司法部的一個專管銀錢出入的辦事員，那一天坐在第二排的安樂椅上，用了一副千里鏡，在那裏看來看去，眞正得意極了。

忽然（忽然兩個字，小說裏是常常有的，但是著小說的人，並不說謊，你想世界上有許多事，都是『突如其來』的）他的面孔縮小起來，眼眶邊加添了許多皺紋，呼吸也不靈了，他連忙把千里鏡放下，灣轉身體，……接連的『嚇涕』『嚇涕』幾聲。

你曉得麼？他是打了一個噴嚏。打嚏是不犯禁的，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人，都可以打的，鄉下人打嚏，知府打嚏，有時連總長次長，也要打幾個嚏呢。……所以他

打了噴嚏之後，也並不覺得驚慌，用手巾擦了幾擦。然後四圍望了一望，他心裏想着，可有人被我噴了一臉的水沒有，……他不看則已，一看可是他的面孔就紅起來了，他面前第一排的安樂椅上，可巧有一個老者，正在那裏拚命的拭他光禿禿的頭皮和硬領，嘴裏還在那裏嘰哩咕嚕，……說不定是在那裏駡人呢。

這個老者，不是別人，朵爾維也哥夫可巧也認得的，就是白里司拉落夫將軍，他是交通部裏頭的一個顧問。朵吾維也哥夫想道：『他雖然不是我的上司，但是我把他噴了一臉的水，這事終究有些不妥，我該向他賠個不是。……』

他輕輕的咳了一聲，湊近那將軍的耳邊，說道：『實在對不起得很，上將，噴了你一臉的水，但我却並非有意……』

『說那裏話，這並不要緊的。』

『但是……請你恕我，……我並不是有心……』

『請你坐下罷，這是一件極微細的事，請你不必再提起了。』

采爾維也哥夫反有點不自在起來了呆呆的笑了一笑，眼睛祇管往戲台上看，……但是他心裏，覺得很不舒服，神經上好像受了一種特別的激刺一般。

第一幕戲完了以後，他又跑近白里司拉落夫將軍的身傍，壯着膽，較輕的說道：

『上將，我剛纔噴溼了你，但是我並未……』

『請你不要說罷，我已把這件事完全忘記了，』將軍說完了這幾句話，把嘴唇咬了幾下，露出很不耐煩的樣子。

采爾維也哥夫一面想，一面眼巴巴的望着那將軍：『他果眞忘記了麼，但是他的眼睛裏，露出一種不懷好意的神氣。……他又不願意說話。……我必須同他解釋明白，打噴嚏是一種天然習慣，不然，他又要疑我是有意同他開玩笑了，……他現在說是忘記了，將來說不定還要……』

采爾維也哥夫回到家中，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却把這件事看得很平淡。原來她起初也很驚慌。後來曉得這將軍同司法部是沒有關係，心裏

便寬了許多。她對她丈夫說道：『你祇要賠個不是就是了，不然，他以爲你連這些小節也不知道。』他丈夫說道：『不錯呀，我已經向他賠過不是，不料他是一個極怪僻的人，……一聲也不響，我那時又不能再說下去。』

到了第二天，他換了一件簇新的衣服，把頭髮也修了一下，一口氣跑到將軍的家裏，在客廳上等了好久，後來好容易見到那將軍。那將軍呢，正有許多人圍着，隔了許久，他的眼光，纔放到采爾維也哥夫的身上來，采爾維也哥夫便說道：『昨天在阿客第安戲園，我打了個噴嚏，噴溼了你，所以我今天特地來賠罪。』將軍說道：『這些小事說什麼，你眞是來同我鬧玩笑了，』說着，便掉轉頭去同別個客人說話道：『你有些什麼事呢？』

采爾維也哥夫見那將軍不同他說話。面色頓時便變了灰白，心裏想道：『他不肯同我講話，一定是動怒了，我一定要向他再賠個不是。』

他等着那將軍見完了客，退到內室裏去的時候，便跟在後面，說道：『上將，恕我，

昨天的事我覺得很對不起我實在出於無心想你也曉得的』

那將軍的臉色也變了，把兩手向天亂伸，說道：『先生，你眞是同我開玩笑了。』一路說，一路便走出了門。

朵爾維也哥夫想道：『那個敢同他開玩笑呢，這將軍眞不懂事，我沒有別的法子，祇有明天寫封信給他，表明我的心跡，我也不再來了。』但是他回到家中，却又不寫信了。（光景天下有許多想得到的事，但是那裏件件能做得到呢。）到了明天，他自然又跑到那將軍家裏，對將軍說道：『昨天驚擾了你，但是我實在不敢同你開玩笑；你想我那裏有這樣膽量呢。我向你賠罪，因爲我打了一個嚏，把你噴了一臉的水，但是我實在沒有』……說到這裏，那將軍忽然大怒道：『給我滾出去。……』

『甚麼，』朵爾維也哥夫說了這兩個字，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的聲音都沒有了，五官的知覺，也都失了。

『滾蛋，快滾出去。』那將軍一面說，一面不住的在那裏頓足。

他覺得背後好像斷了一件東西一般，不知不覺的，跑近了門，一步一步的，走回家中，到了家裏，就向沙發上躺下，衣服也仍是那樣的穿着，……兩足一挺，就此死去了。

復活節的前夜

乞呵甫著
範郁譯

那時我正站在哥爾特哇河岸上，等着對岸的渡船過來。這哥爾特哇本是一條不大不小的河，平常靜悄悄地，沒有一點兒聲息，時時從濃陰的蘆草後面，發出閃閃的柔光，耀人眼目；但是到了現在，變成一片汪洋的湖水了。滔滔滾滾的春水從河裏溢出來，流遍兩岸，菜園，草地，沼澤，全沒在水裏，水面上隨處都可以見着白楊和灌木，在黑暗中看去，好像嶁嵢古寂的怪石一般。

這時的天氣，似乎格外空朗，天雖是黑了，我還能看見樹，水，和來往的人們……滿天的星光把全世界一齊照着。我至今還覺得我一生之中，從沒有見過那樣多的星。老實說，你就是想在星和星的中間插一個指頭也不能够的。那些星裏頭，像

鷄蛋一般大的也有，像芝蔴一般小的也有……他們全都出來排班，迎接這個聖節，一個一個，大的小的，齊齊整整地，清清潔潔地，歡歡喜喜地，各自放出溫和柔媚的光明來。朗朗的天空反映在水裏，星們齊跳進這夜色沉沉的深水底下沐浴，偎着瀠洄輾轉的旋渦，不住的顫動。這時的空氣又溫軟又平靜……河岸那邊甚麼都不見，只有幾處三三五五的紅色燈光從黑暗裏透出來……

我忽然看見一個農夫的半面黑影站在離我面前兩步遠的地方，頭上戴着高帽，手裏拿着一枝粗頭手杖。我便對他說，

『這渡船眞來得慢呵！』

黑影答我說，『此刻已是渡船應該到的時候了。』

『你也是在這裏等着過渡的嗎？』

農夫一面打着呵欠，一面答我說，『不，我不是的，我在這裏等看電燈。我要是想去早已去了，但是，說句眞話，我實在沒有這過渡的五個銅錢。』

『我給你五個銅錢罷』

『我不要，謝謝你……若是你把這五個銅錢，替我買蠟燭，點在那個教堂裏……恐怕更有趣多了，我還是情願在這裏站着。有船無船，打甚麼緊，譬如那船沉了又怎樣！』

那農夫走到水邊去，把繩子拿在手裏，高聲叫道：

『伊羅尼蒙伊羅尼——蒙』

這時河岸那邊的鐘聲悠悠揚揚地浮過河來，好像回答農夫的叫喚似的。鐘聲的調子很低沉，好像從極粗的絃上發出來的一樣，又好像是沉沉的夜氣自己吐出一種蒼莽的言語來。大鐘一響，接着就放起大砲來了。砲聲捲入濃暗的空氣中，搖曳不止，一直拖到我背後很遠的不知何處纔停住了。農夫聽着，立刻把帽子脫下來，又着雙手叫道：

『基督昇天了。』

大鐘第一聲的顫動還沒有絕，第二聲又來了，第二聲響後，接着又是第三聲，沒多一會功夫，濃暗裏全充滿連續不斷的鐘聲了。適纔看見的紅燈近傍，又新添了許多燈光，齊在暗中閃動。

『伊羅尼——蒙！』又空又長的叫聲遠遠地吹到我們的耳邊來。

農去對我說：『他們也在叫呢！可見那邊也沒有渡船。我們的伊羅尼蒙大概是去睡了。』

閃灼的燈光，柔和的鐘聲，不住的招人過去……我這時漸漸耐不得了，心裏只是着急，兩眼只是釘着黑暗暗的前面，等了許久，纔見着一個形狀好像絞首臺的東西向着我們走來。他的行動非常緩慢，若不是他的形狀漸漸分明，我們一定以爲他是停住的或是向着對岸走的了。

農夫見了高聲叫道：『快來！伊羅尼蒙！這位先生在這裏等倦了！』

渡船爬到岸邊，發出一聲尖音，踉踉蹌蹌停住了。一個身子很高的人，穿着牧師

的法衣戴一頂圓錐形的帽子拉着繩子在船上站着

我一面跳上船去，一面問他說：『你爲什麼這許久纔來？』

伊羅尼蒙柔聲和氣地答應我說：『請你原諒我，看在基督的面上。還有人去嗎？』

『沒有人了……』

伊羅尼蒙兩手拉着繩子，把身子彎下來做成一個疑問符號的樣子，口裏吁了一聲氣。那渡船發了一聲叫，又搖擺起來了。頭戴高帽的農夫的影子漸漸離開了我，向後面退，渡船就從此開了。伊羅尼蒙立起身來，只用一隻手做事。我們大家都沒有話說，只呆呆地看着對面的岸上。那農夫久等的電燈一齊都亮了。水邊浮桶上的燈光，熊熊地燃着，好像野營裏的炬火一樣。燈光映在水裏，恰似淡紅的新月，在水波裏搖蕩，化成一條又寬又長的光帶。縷縷黑煙，從桶上衝到空中去，只見桶的四周，人影往來不絕。他們的背後，鐘聲悠揚的那邊，依然是黑暗沉沉，連成一片。忽然一個火花衝開黑暗，拖着一條金帶，繞上天空裏，畫成弓形，驀地迸裂，散作點

點火星，好像是被上面的穹窿觸破了似的。這時只聽岸上一聲狂呼，遠遠地彷彿是高呼萬歲的聲音。我不知不覺的贊了一聲說，

『眞好看呵！』

伊羅尼蒙歎口氣回答說：『這樣美景不是言語能形容的！這是何等的夜呵！先生！若是在平日，決沒有人留心到花火，但是今天無論甚麼玩意兒，人們都是喜歡的。你是從那兒來的呢？』

我把我的來歷說給他聽了。

伊羅尼蒙發出柔弱歎息的聲音，好像新病初愈的神氣，對我說道：『現在天很歡喜，地很歡喜，地下的人們也很歡喜。萬物都一同慶賀這個佳節。你只告訴我，溫厚的先生，爲甚麼在這快樂無比的時候，一個人還是不能忘記他的悲哀呢？』

我心裏想這個問題，眞是突如其來，我若是議論起來，一定不免拉出許多懶惰無聊的牧師們最愛說的宗教話來。我不願意嘮叨，只簡簡單單地問他說：

『神父，你有甚麼悲哀呢？』

『溫厚的先生，若是平常的悲哀，人人都是一樣的。但今天教堂裏出了一件異常可悲的事：正做禮拜的時候，聖經還沒有讀完，助教尼可萊忽然死了。』

『哦，這是上帝的意思呵！我們都是要死的。依我想，你是應當歡喜的……世上人們不是常說嗎，一個人能死在復活節，他就可以一直升到天國去？』我這時也不知不覺的說起宗教話來了。

『這是不錯的。』

我們又沉默無言了。那戴高帽子的農夫的形貌，這時已和河岸混成一片，看不分明，桶上的火光越燃越高起來了。

伊羅尼蒙又說：『聖經上明明告訴我們，悲哀是虛幻，回想也是虛幻。但是爲甚麼人的心總是愛愁苦，總是不肯聽理性的指導呢？爲甚麼人總想痛哭流涕呢？』

伊羅尼蒙又聳了聳肩頭，回過頭來對着我，繼續說道：『若是我死了，或是其他

的人死了，也值不得注意；但是你想尼可萊死了！死的不是別人，是尼可萊！唉眞是沒有人肯信他已經去世！我站在這船上還時時刻刻想像他在岸上放聲叫我。他從前常常到岸邊來叫着我，壯我的膽，他怕我在渡船上心怯。他常常爲這事，夜間從床上起來。他是一個最深厚的人。上帝啊！他是怎樣的深厚，怎樣的慈祥啊！許多做母親的人愛她們的小孩，也不及尼可萊愛我！我只願上帝保護他的靈魂罷！』

伊羅尼蒙用手拉着繩子，忽然又回頭來向我說道：『他還有極廣大的智慧，最甜蜜最調和的聲音！人們早晨祈禱後常常唱「哦，你的可愛的，香甜的聲音喲！」這句歌用在他的身上，洽合極了！這些人類常有的性質之外，他還有一種非常的天賦！』

我問他說：『甚麼天賦呢？』

那牧師把我看了許久，好像看定我是一個可以秘密相託的人了，很高興的笑着對我說：

「他的天賦就是做讚美歌，先生，他做讚美歌的才，眞是神妙；除了這個形容詞，恐怕你也找不出字來稱他！他若是我詳細說給你聽，你一定要驚倒的。我們的正主教從莫斯科來，副主教是加鎭大學院出身的，此外還有許多牧師，許多前輩，都很聰明，但是沒有一個能做讚美歌；尼可萊不過是一個尋常的牧師，一個執事，沒有研究過學問，又不像曾經研究過學問的，但是他獨能做讚美歌！神妙！眞是神呵！」

伊羅尼蒙談得高興，拍着雙手把繩子全忘記了。他接着又說下去：

「副主教要想做一篇說教的文章，非常費力；他做教會史的時候，把同輩中人都鬧苦了，還跑進城裏去了十幾回，但是尼可萊公然做頌，做讚美歌！這都是和說教的文章或是教會史迥然不同的！」

我同他說：『做歌是一件難事嗎？』

伊羅尼蒙搖着頭回答我說：『那是難極了！若是你沒有這種天稟，只是憑聰明和純潔是萬不行的。不懂得的牧師們以爲只要知道自己想讚美的聖徒有些甚

麼事蹟，再斟酌別的讚美歌，就可以動筆。但是這種見解全是錯的，先生，不用說得，凡是要做歌的人，自然先要完全知道聖徒的歷史，些微的事蹟都是不能略過的。我們要做讚美歌須和別的讚美歌調和，須知道如何起筆，如何敍事，這也是一點不錯的。舉一個例來說，第一個和唱的歌，處處都須用「特選的人」起頭……凡是第一行都須用「天使」起頭。若是你對於這事有趣味，我還可以告訴你，讚美基督的歌，起首都要用「天使的創造者，一切權能的主宰！」若是讚美聖母的歌，又要用「從天上降下的天使中的第一人。」但是尼可萊這個神奇歌人却不是這樣；他的起句是「身雖人間神實天使」等等。總之，你處處都須用天使作起，這是一定的。讚美歌若是不調和，自然是不行，但是聖徒的事蹟和調和的條件還不算重要，最重要的是優美清麗。事事都要和諧，簡單，而且完全。各行都要柔和，雅緻，親切；粗野的字一個也來不得的。做出來的歌總要使禮拜的人們心花怒發，歡喜零涕，全身都發起顫來。尼可萊讚美聖母的歌裏有幾句是：「大家歡喜，哦，你的地位太

高，不是人們的思想達得到的！大家歡喜，哦，你的地位太深，不是天使的眼睛測得着的！」這一首歌中又有幾句是：「大家歡喜滿結光輝的鮮菓給信徒們充饑的大樹呵！大家歡喜，濃陰廣布清幽無比的大樹呵！世界衆生都受你的蔽蔭！」』伊羅尼蒙一面說一面用手遮着臉，好像怕看甚麼東西，又好像是害羞，一會兒又搖着頭說：

『滿結光輝的鮮菓……的大樹，濃陰廣布清幽無比的大樹，試想一個人能搜出這樣的好句來！這樣的才能眞是天賜的！他簡簡單單地把許多思想包括在一句話裏頭，這樣的流暢完全！他讚美基督的歌裏頭又有一句是：「光華四射的炬火普照一切……」光華四射！無論是在會話裏頭，或在書本裏頭，都沒有這樣的詞。這是他發明的，他在自己的心裏頭搜出來的。言語的流暢和名貴，姑且不說，先生，你要知道，一首歌的各行，要用種種方法去美化的；要有花，有電，有風，有太陽，有我們看得見的世界中的一切東西。凡是詠嘆都要流暢不刺耳纔行。譬如神奇歌

人尼可萊做的讚美歌裏頭說：「歡喜呵！你天上栽的花！」他不說「天花，」說「天上栽的花；」這是更圓轉更清麗了。這纔像尼可萊做的！眞是洽合得很！他的這類歌很多，可惜我不能全告訴你！』

我答他說：『哦，是這樣，他死了眞是可惜。我們前進罷，神父，恐怕遲了。』

伊羅尼蒙喫了一驚，趕快跑去拉繩子；岸上的鐘一齊撞起來了。桶後面的黑暗地方全點了燈，大概行列快要到教堂門口了。

我問伊羅尼蒙說：『尼可萊的歌出了版沒有？』

他歎口氣答我說：『他怎麼能出版呢？不錯，若是出了版到是一件珍奇的東西。但是這又有甚麼意思呢？教堂裏的人沒一個對他的歌有趣味的。他們都不喜歡。他們都知道是尼可萊做的，但是他們不想過問。先生，在這個時代沒有人能尊敬新創作的！』

『他們存心反對他嗎？』

『是，一點不錯，若是尼可萊是一個先進，恐怕同輩中人對於他也有趣味了，但是他今年還不滿四十歲呢。有許多人笑他，還有人以爲他做歌是一種罪惡。』

『那嗎，他爲甚麼做的呢？』

『爲自己消遣的多。在同輩中只有我一個人讀他的歌。我常悄悄地去訪他，不使人知道，他也很歡喜我對於他的歌有趣味。他常常抱我，摩我的頭，對我說親愛的話，好像對待小孩兒似的。他常常把他的地下室的門關起來，坐在我的旁邊，讀歌給我聽。』

伊羅尼蒙丟了繩子，走到我前面來，兩隻眼睛閃閃灼灼望着我，輕輕地對我說：

『我們是很相愛的朋友，他到那兒去，我也要到那兒去。若是我不跟着他去，他一定要感凄涼的。他對於我比對於甚麼人還關心，這都是因爲我讀他的歌常常感極而泣的緣故。現在回想起來，不由我不心酸。我現在覺得我簡直成了孤兒，成了寡婦了。你知道的，在我們的教堂裏，無一個不是好人，都親切，都誠敬，但是……

沒有一個是溫柔高雅的，他們簡直和農夫一樣。他們說話的聲音很大，走路的步調很重，他們愛哄愛鬧，但是尼可萊無論甚麼時候說話都很溫和柔軟，若是他見着人在睡或在祈禱，他就輕輕地走過，好像蒼蠅蚊子一般。他的相貌很和靄，很有熱情……』

伊羅尼蒙長歎一聲，又去拉繩子。這時我們已經漸漸走近岸邊了。我們從黑暗清靜的河裏來到喧囂迷亂的陸地，眼裏見的，耳裏聽的，只有迷濛的煙氣，搖晃的燈光，和狂吼的人語。這時我們已經可以明明白白看見那些在桶邊穿來穿去的人們了。搖晃的燈光照着他們的身和臉，一個一個都成了奇形怪狀的人。在這些頭和臉的中間，時時露出馬的頭來，昂昂然一點兒不動，好像銅鑄的一般。

伊羅尼蒙對我說：『他們就要唱復活節的歌了。尼可萊已死，如今再沒有能解這歌的味的。他生平最愛的就是這首歌。個個字他都研究過！先生，你就要到那裏了，你留心聽他們唱罷，你一定不能出氣！』

「你難道不想到教堂去嗎？」

「我不能……我非招呼過渡不可……」

「但是他們不讓你休息嗎？」

「我不知道……我本來是八點鐘就應當休息的；但是你看，他們一個都不來！老實說，我很想能够到教堂去……」

「你是教堂裏的牧師嗎？」

「不，不是，我是教堂外的信徒，」

渡船來到岸邊停住。我拿出五個銅錢遞到伊羅尼蒙的手裏，跳上岸去。接着就見一部馬車載着一個小孩和一個睡着的婦人，趕到渡船上去了。伊羅尼蒙站在微光中，緊緊按住繩子，彎腰下去，把渡船拉離了岸，向着來路回去了。

我在爛泥中走了幾步，纔走上新踏出來的軟泥路上。這條路一直引我到了黑暗教堂的大門，抬頭一看，就好像一個巖洞從黑烟的雲裏，從雜沓的人，馬，車子輦

裏，忽然湧現出來一般。熙熙攘攘的人羣，有叫的，有笑的，有狂呼的。淡紅的燈光，搖晃的人影，到處都是……眞好一片混沌呵！在這擁擠不開的人海裏，偏還有裝小砲的地方和賣點心的地方。教堂境內的那邊，也是和這邊一樣擁擠，但是比較這邊少有規矩秩序。杜松和薰香的氣味步步觸鼻。在這裏，人們說話的聲音雖是很大，但是沒有大笑和狂呼的聲音。到了墓碑和十字架的近傍，人們更是重重疊疊，一個緊貼着一個，各人都抱着復活節的點心和花把。有許多從遠方拿着點心來求福的，到此已是精疲力竭了。年青的信徒們順着鋪地的鐵板，從大門到禮拜堂門，跑來跑去，靴底發出金類鏗鏘的聲音。鐘樓上的人們提起喉嚨只是叫，眞忙極了。我一面走，一面心裏想：

「好熱鬧的夜呵！有趣有趣！」

這樣的繁華，通宵不睡，在自然界裏，隨處都可以得見的；沉暗的夜色呀，鏗鏘的鐵板呀，墳上的十字架呀，人影穿來穿去的樹子呀，都不是教會裏專有的。但是除

了在教會裏看決不會發生刺戟興奮的感想。門口出去一個浪進來一個浪滔滔滾滾，沒有一刻休息。有些人等着進來，有些人等着出去，去了一會，又再進來，呆呆地站住，一霎功夫又穿梭似的走動。處處的人都爲沒有事忙，纔到這裏又往那裏，好像尋甚麽東西似的。不多一會，一道人流又從門口湧進來了，一直湧進禮拜堂的各處，把站在第一二列的大人先生們都衝動了。這樣的光景，要想專心一意祈禱，是決不能的。其實何曾有甚麽祈禱呢？不過只有一種連續不斷的玩笑，兒戲一般的歡樂罷了；只要有了可以尋鬧的機會，立刻大家就動起來，你推他，他推我，擠來擠去，擾個不休。

同一樣的光景，在復活祭場上也可以見着。聖壇的門大開，雲霧似的香煙，在燭架近傍的空氣中繚繞，蠟燭的光忽高忽低的點着……讀經的事是沒有的；只有喧囂浮蕩的歌聲沒有斷過一點兒氣。每唱完一個讚美歌，牧師便換一次禮服，走出外面來焚香，隔十分鐘又是一次。

我纔尋得一個地位，立刻一個人浪從前面捲起來，把我推到後面去。一個高大的牧師，手裏拿着紅燭，走到我的面前來，背後跟着頭髮蒼白的正主教，穿一件金色法衣，提着香爐，大踏步過去。他們漸漸走遠了，人們又把我擠回原處。不到十分鐘的功夫，一個新浪又湧起來了，接着就看見剛纔過去的那個牧師，這回跟着他來的是副主教，就是伊羅尼蒙告訴我的那個著教會史的人。

我雜在這人羣裏頭，也不免受了些羣衆興奮的傳染，忽然想起伊羅尼蒙的話，止不住悲從中來。我心裏想他們爲甚麼不讓他休息呢？爲甚麼不叫一個比較的沒有感情思想的人去管那渡船呢？這時只聽得大家齊唱道：『抬起你的眼來，哦，西安呵！你試四下一望，你的兒女們尋你來了，好像尋那從南方和北方來的神光，尋那從東方和大海來的天國的信火……』

我看他們這時的臉上都現出活潑的神氣，好像凱旋似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聽這歌裏的詞句，玩味他的意旨，沒有一個人「出不得氣」的。我自己憑空想像伊羅

尼蒙若是站在牆邊聽，一定是嗒然若喪，一定垂着頭，彎着腰，把這些神聖高潔的詞句，一字一字嚥下去。這些人們當做馬耳東風隨便聽過的東西，吹到他的多情多恨的靈魂上去，一定是要被他完全吸收的，他一定揑着呼吸，如迷如醉，手舞足蹈起來，恐怕這全堂之中，再沒有比他更幸福的人了。但是他現在還在黑暗沉沉的河上渡來渡去，哀悼他的亡友，他的兄弟。

我正在想着，一個人浪又湧起來了。一個肥胖的牧師微微含笑，手裏弄着念珠，東張西望，側着身子從我旁邊擠過去，闢出一條窄路，讓一個頭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天鵝絨外套的太太進來。教堂裏的僕役高抬着椅子，跟在那位太太後面。

我走出教堂來，很想去看看那死了的無名歌人尼可萊。我走到教堂的牆邊，只看見一排地下室，從窗子外窺看，甚麼都沒有，徘徊一回，只得再回頭來。我雖是沒有見着尼可萊，我也並不以爲是件憾事；若是我果然見着他，安知我自己憑空想像出來的一幅好畫不因此消滅呢？我想像的尼可萊態度是很閒雅的，很清秀的，

淒涼寂寞沒有一個知他的人。他常常夜裏出去叫那在河上的伊羅尼蒙，他常常用花，星，陽光來裝飾他的詩歌。他是一個蒼白的羞怯的人，風姿很優柔溫和，悲楚可憐。他的眼睛很清亮，不但是因爲聰明而亮，而且還有一種慈愛眞摯的光輝。他時時湧出少年的熱情不能自制；我聽伊羅尼蒙念他做的歌詞的時候，從伊羅尼蒙的聲音裏，我已經可以推測了。

我們做完禮拜從教會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是夜了。天色漸漸發白，星光漸漸不見，淸晨快要來了。鐵板，墓碑，樹枝上都盛要一滴一滴的露。空氣中充滿了淸爽的刺戟。教堂境外已經沒有夜來所見的那種活動的光景，人也倦了，馬也痞了，都昏昏想睡，不愛動作。那些桶上除了一堆一堆的黑灰甚麼都沒有。凡人到了疲乏想睡的時候，總以爲自然也和他是一樣的，我這時只覺得樹木和嫩草都睡去了，鐘聲也沒有昨夜那樣鏗鏘。道場散了，一夜的狂熱都變成快樂舒暢的困倦，只是想睡，想被褥的溫煖。

我來到河邊看河的兩岸，都漂着濛濛的霧，水面上的冷氣一陣一陣吹來，透入肌骨。我跳上渡船去的時候，船上已經有了二三十個男女。繩子被露水浸溼，懶懶地垂着，好像是在打盹似的，從這岸扯過那岸，在白霧裏看去若斷若續的掛着。

我在船上站着忽然聽得一個柔和的聲音問道：

『基督昇天了！還有人沒有？』

我一聽就知道這是伊羅尼蒙的聲音。這時我和他的中間，已經沒有昨夜的黑暗阻隔。我纔認清楚他是一個身長肩窄年紀大約三十五歲的人，姿勢大而且圓，眼睛半開半閉，好像不管世事的樣子，楔形的鬍子雜亂不理。看他的神氣似乎是悲傷過度，而且疲乏異常。

我覺得很驚異問他說：『他們還沒有讓你休息嗎？』

他轉過他的冰冷的露氣潤溼了的臉來，帶笑答我說：『不到早晨沒有人來替

代我的。他們都要到正主教家去喫早飯哩』

船上一個小農夫戴一頂形似峯糖木桶的紅毛帽子，幫着壓住繩子，兩個人喘着氣用力拉扯，把渡船拉離了岸。

我們衝開緩緩上昇的霧，慢慢地渡過河去。大家都默默不作一聲。伊羅尼蒙用一隻手只是拉。他漸漸抬起頭來，兩隻柔和無光的眼睛在我們身上打了一轉，最後落到一個年青商人婦的淡紅臉上。這商人婦的睫毛是黑色的，站在我的身傍，沒有做聲，全身被濃霧裹住，瑟瑟地縮做一堆。伊羅尼蒙的眼睛呆呆地釘住她，一直到了對岸，沒有離開一刻。

他凝視着她的眼光中很少男性。我心裏想伊羅尼蒙一定是在商人婦的臉上看見他的亡友的溫柔慈愛的形貌了。

接吻

乞呵甫 著
傖叟 譯

五月二十日晚間八點鐘，開往戰地去的N後備混成旅的六團人，在墨斯特奇基地方紮住，預備過夜。有些軍官，在大炮的旁邊忙個不了；有些又在教堂的空地上，聽那軍需官的指揮。大家正在忙亂到了極點的時候，從教堂後面的方向忽然有一個穿着常服，騎着一匹怪馬的人跑了出來。那馬是黑灰色的小馬，頸子很長很雄壯，尾也剪得很短，跑起來的時候，並不一直向前，時常都是側着身子，脚如同跳舞，好像是有人鞭着他的一般。馬上的人跑到了這些軍官們的面前，把頭上的帽子脫了一下，說道：

「風拉白克中將請各位先生立刻過去吃茶。」

話未說完，馬已轉過頭去舉起那跳舞般的脚步，側着身子，向後退了去：傳命的人，把帽子再舉了一下，一會兒的工夫，就連着他的怪馬跑得影也不見了。

軍官們各各回他們自己的帳裏去，換衣服，口裏面抱怨着說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別人已經想睡覺了，鳳拉白克才來請吃茶。吃茶是什麼味道，我們已經領教過的了。』

這六團的軍官們的腦筋裏面，都很記得清清楚楚的。去年操練的時候，和一個哥薩克旅的軍官，也是這樣被人家請了去吃茶，請他們的主人，是一個伯爵，從前也做過軍官，就住在這近處。這位又慇懃又誠懇的伯爵，款待他的客人異常周到。勸酒勸肉，固不消說，臨了還不許他們回那鄉村裏面的陣營去，硬要留在他們就在他家裏過夜。這種種的款待當然是再好沒有了。但是這位老年的軍官，因爲有了這些青年的客人，興致大發起來，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太陽都出來了，他還在暢談他少年時代的那些軍官們的逸事，或是引着他們到他家裏面的各處去遊

玩或是拿許多貴重的繪畫古老的影刻，以及罕有的鎗支出來給他們看，或是把許多大人物親筆寫的書信，讀給他們聽。一方面這些已經疲勞達於極點的軍官們只得一面看着聽着，一面在袖口裏打呵欠，一心只想着去睡覺。好容易等到主人放他們去睡覺的時候，已經太晏了。

這個鳳拉白克該不至於是這一類的人？無論是與不是，除了硬着頭皮去走一趟之外，實在沒有別樣法子。軍官們把制服換上，週身刷整清爽，才一齊走出營來，去尋鳳拉白克的住宅。在教堂附近的十字街口，打聽明白有兩條路好走。一條由下面走——轉過教堂後面，走到河邊，順着河岸走，就到花園，兩旁都排列着許多的樹木，由這裏就可以一直到他的家裏了；還有一條路是由上面走——由教堂前面，順着大路一直走去，約莫離這個鄉村有半英里的遠近，就可以到他家的倉庫地方。軍官們決定了走上面的一條路。

他們一頭走着，一頭想道：『這個鳳拉白克到底是誰？絕對不會是駐札卜勒弗

那地方的騎兵隊的司令官罷?』

『不是的,那個不叫做鳳拉白克,單叫做拉白,沒有這個「鳳」字在上面。』

『今天這樣的天氣眞好哪!』

走到了第一座倉庫的地方,那條路就分作兩股:一股是直的,前面被那蒼茫的暮色遮掩着,還有一股分向右邊,是去主人住宅的正路。他們轉向了右邊這條路後,說話的聲音也低了些。路旁兩邊都立着許多的石造的倉庫,屋頂全是紅色,樣子又笨又難看,很像鄉下地方搭的蓬一樣。這些倉庫的前頭,已經可以看得見正房的窗戶裏透出來的光了。

一個軍官說道:『這個兆頭到還不錯。我們的「獵犬」在我們裏面,要算是很有本領的了,他一定可以嗅得出那房裏面有些什麼頑意等着我們呢。』

在前面走着的盧拜可中尉,是一個又高大又強壯的人,雖然是一根鬍鬚也沒有,(他已經在二十五歲以上,但是不知道因爲什麼緣故,他那又圓又肥的臉上,

還沒有一點鬍鬚的影子〉但是因為他有一種特別的技能，無論隔多少遠，他都可以預言有沒有婦女在場，所以他在這個旅團裏面很有一點名聲，他聽見後面的同僚問他，就回過頭來答道：

『是的，裏面一定有女人，我的本能覺得一定是這樣。』

他們走到了大門口，鳳拉白克已經站在那裏迎接他們，他的丰采很美，年紀有六十歲，身上穿着常服。他和他們握着手，表明他歡迎的意思，又請他們原諒他沒有預備留他們在他家裏住夜。因為這兩天恰恰有兩個姊妹帶着些小孩子，又有幾個兄弟，和些隣近的友人來看望他，把房屋都占滿了，一間空屋也沒有，所以不能留他們。

主人和客一一都見過了，他滿臉雖然都是笑容，但他的心裏，決不像去年那位伯爵的歡喜。今夜招待他們，也只不過為的是一種社交上的禮節，不得不如此，並沒有旁的原因。軍官們一頭走上鋪着很軟柔的地毯的樓梯，一頭聽主人說的話，

就覺得今晚請他們來的理由，不過是恐怕不請就不周到罷了。看見僕人們忙着在下面大門口和上面的客堂裏面點燈，就覺着好像他們帶着不安進了這個人家的門，把這全家的和平都攪亂了。房子裏面，主人的兩個姊妹，和他們的小孩子們，主人的弟兄，隣近的客人都聚在那裏，大約不是因爲家裏有什麽祭祀，一定就是有重要的事件發生，這種時候，忽然添進了十九個一面不識的生客，怎麽會受歡迎呢？

軍官們走到客堂的門口，就看見一個身體很高滿面慈善的老年夫人，眉毛長得很濃，臉長得又長，樣子和那畫上的歐哲尼皇后差不多。笑起來又誠懇又有威儀，向着客人表示了她很歡迎他們的意思，又請他們原諒不能留他們在這裏住夜。向着一個客說完了，又向第二個說去，每換一個人，她那臉上的笑容，立即消去一次。由這些地方看來，就足以見得她幼年的時代，不知道曾經過過若干的軍官，所以現在見着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今晚招待他們來，不過是出於她的身分和

地位使然，並沒有旁的用意。

軍官們進了食堂，看見男男女女約莫有十來個人，坐在一張長桌子的一端。有一羣男子在椅子背後被雪茄煙的濃霧籠罩着，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裏面立着一個瘦長的少年，口上長着紅色的髯鬚，在那裏大聲議論，說話的時候總帶着些英文裏面的齒音。再由這一羣人看過去，還有一間點着燈火的房間，那裏面的蒼白色的家具，隱隱約約可以看得出來。

中將勉強做出很歡喜的樣子，大聲說道：『諸君人數太多了，要一個一個的介紹，實在辦不到！不必拘什麼形式，就請各位自由談話罷。』

軍官們有些擺起一副正正經經的面孔，有些裝成勉強的笑容，覺得都很不自然，好歹各人把頭點一下，然後坐下喫茶。

他們裏面最覺得不舒服的是寥波威其——一個體格很小的軍官，帶着一副眼鏡，肩膀很拙斜，一片髯子像野貓一樣。他的同僚們或是擺正經面孔，或是假裝

笑容的時候，他那野貓般的鬍子，和那眼鏡，好像是在那裏告訴旁人說：『我是這個旅團裏面最害臊，最拘禮，最不出色的人』。當他初走進這個屋子，坐上桌子的時候，他的眼睛裏看不見一個人，也看不見一件東西。屋裏那些人的面孔，他們穿的衣服，白蘭地的瓶子，杯子裏面出來的蒸汽，天花板側邊的彫刻的花紋——全體都混成一塊，成了一個印象，使他生出一種驚異的感想，和要想把頭藏起來的願望。好像一個教書的先生，第一回走上演壇，看見在他前面的一切東西，只能模模糊糊的認識（在生理學上說起來，這種視而不見的狀況，叫做「神盲」。）隔了一會兒，才漸漸的覺得慣了，看東西也可以看得清楚，他然後才注意去觀察周圍的情景。凡是一個怕臊而又未會到過交際場中的人，第一覺得的就是無論對於什麼事，一舉一動，總是不如旁人——換句話說，就是總覺得旁人的膽子非常之大。鳳拉白克，他的妻兩個年長的貴婦，一個穿着淡紫色衣服的女子，一個紅鬍子的少年好像是鳳拉白克的幼子，相貌長得很聰秀，他倆好像早就有了準備的一

般等着這些軍官們才一坐下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大發起議論來，令這些新到的客人，也不能不加入裏面。那個紫衣的女子主張說是從前的礮兵比騎兵步兵都好得多，鳳拉白克和年長的貴婦卻極力的反對她。接着又彼此交談了一會。廖波威其注意瞧着那個紫衣的女子，看她對於那些一點也不熟習並且又沒有趣味的問題，那樣的熱心去辯論，又看見那裝假的笑容，在她的臉上時來時去的。

鳳拉白克和他的家族，很巧妙的引起軍官們去和他們議論，一方面很注意他們的盃子和他們的口，留心他們大家都在喝茶沒有，白糖彀不彀，又問他們何以有些不肯吃點心，何以有些不肯喝酒，廖波威其愈注意看，愈注意聽，愈覺得由這種毫無誠意。但是馴練極熟的家族，很受了不少的感動。

喫完了茶，軍官們都到客堂裏來，盧拜可中尉的本能，的確沒有騙他。裏面有許多的年青女子，和許多少婦。這位「獵犬」中尉立刻就走到一個最年輕，頭髮最美，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旁邊去，側着身體向着她，好像靠在一把目不能見的軍刀

上面一般，一頭笑，一頭聳着肩膀，高興得了不得。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好笑的話，只看見那個女子很客氣的望着他那圓肥的面孔，有意無意的問道：『眞個嗎？』若果這位「獵犬」中尉稍微聰明一點，由這些一點趣味也沒有的，『眞個嗎？』就可以推知她並不願要他跟在後面的了。

鋼琴彈奏起來了；滿座的單調和無聊全都驅逐出窗外去了，人人都忽然想着現在還是春天，是五月裏的晚上。人人都覺着薔薇，丁香，和白楊的嫩葉發出來的各種香氣。廖波威其喝了不少的白蘭地，頗覺有點酒意，再受這音樂的激刺，暗暗地向着窗子外面偸看了一眼，口邊微微笑了一下，然後才專心注意去看那些婦女們的舉動。薔薇，丁香，白楊的香氣，在他看起來好像並不是由園裏吹進來的，都是由這些婦女們的臉上和衣服上發出來的一般。

鳳拉白克的兒子，伴着一個骨瘦如柴的年輕女子，在屋內跳舞了兩週。盧拜可三兩步跳近了那紫色的女子，好像似一陣旋風一般把她捲了去。大家都跳舞起

來了廖波威其立在門邊和那些沒有加入跳舞的在一起觀望他自從有生以來從沒有跳舞過一次，也從沒有一次把他的臂，放在婦女們的腰間。他看見一個男子能彀將手圍在一個一面不識的婦女的腰間，又把肩膀擎去承受那女子的手，眞是快活得了不得，不過他不能彀設想他自己去做這個男子罷了。一陣陣不由得生出羨慕的心來，覺得他的同伴有勇氣，做出這些事來都像很自然的一般，一方面不免自慚形穢起來；覺得自己太膽怯，生來的一個圓肩膀不得人意，又是一個長腰，一片野貓般的鬍子，都是令他自己大不滿意的。好在這些感想到不是現在臨時發生的，若干年前他已經覺悟了，所以現在看見他的同伴跳舞和高聲的談話，並不去嫉妬他們，只覺得受了一種感觸，不由自主的哀傷起來。

音樂又奏起四隊跳舞的曲來了。鳳拉白克的兒子在這個時候來邀兩個未曾加入跳舞的軍官去打彈子。他們答應了他，一同走出客廳外去。廖波威其無事可做，也就隨着他們懶洋洋的走了出來。由這間大客廳走進了一個小客廳，又走過

一層玻璃天窗的窄狹迴廊，由迴廊走進了一間屋子裏面有三個睡眼迷離的僕人，見着他們進來，趕快由椅子裏跳了起來。接二連三的又經過了許多的屋子，他們方才走進一間很小的屋，裏面安放着一張彈子臺。然後他們就打起彈子來了。廖波威其除打過撲克而外，一樣遊戲的東西，也未曾學過，只好站在臺子旁邊，有意無意的觀看他們，只見他們穿着不扣紐子的衣服，手裏拿着球桿，走來走去的打彈子，口裏還時時說出些不能了解的專門術語。

打彈子的人沒有一個來睬他，只時時有人用手拐來推開他，或是無意中球桿碰着了他的時候，才回過頭來向他說一聲『對不住！』頭一盤還沒有打完，他已經生厭了，覺得自己在這屋裏，不特一點用處也沒有，並且還妨礙着別人。覺得還是到客廳裏面去的好些，於是就走了出去。

在回去的路上，出了一件岔事。才只走得一半路的光景，他忽然覺着走錯了路。他明明記得路上應當遇見那三個睡眼迷離的僕人，但是走錯了五六間屋子，都

不見着那三個人的影子。曉得是走錯了路，才折轉回頭走了一刻，又向右邊轉彎走去一看，是一間又小又黑的屋子，來的時候並未曾由這裏經過的。在這裏站了一會，然後下了決心，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遇着有門就開，如是走進了一間非常黑暗的屋子裏。正當他們的前面，又是一扇門，由那門縫裏透出一線的光出來；隔着門可以隱隱約約的聽得見隔壁奏着一種單調的馬赤爾加曲的聲音，這間屋子也和客廳一樣，窗戶全都放開，滿屋都是白楊，丁香和薔薇的香氣。

廖波威其站着躊躇了一會……正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見一陣脚步聲和蟋蟀蟀的衣服響聲裏面，夾着一個呼吸都不敢出的婦人聲音，細細的叫了一聲『好容易才得……』接着就覺得有兩隻又柔又香的婦人的手膀摟住了他的頸項，同時聽見一個接吻的響聲。但是和他接吻的人立刻發出一聲怪叫，跳了開去。在廖波威其想起來，這叫聲好像是很嫌惡他的一般。他自己也幾乎要叫了出來，三步併作兩步趕快向着那有光亮的門邊跑去。

他到了客廳裏面的時候，他的心還在跳，他的手還在顫，恐怕人家瞧得見，他只得把兩手都藏在背後。最初的時候他羞得要死，生怕全客廳裏面的人，都知道他剛剛被一個女人摟住和他接吻。心裏面一路顫着，一路拏着不放心的眼光四處觀察，看見那些人跳舞着談論着和從前一樣的平靜，他才一心不亂的去迴想他有生以來從未經驗過的新感想。在他眞是莫名其妙的了。他的頸項剛纔被一對又柔軟又香的手膀摟着，好像似塗了一層油脂的一般；在他那左邊的腮上，挨近他那鬍子的旁邊，被那不知誰何的人親過一下，覺着一陣一陣起了又冷又麻的感覺，好像似滴了一點薄荷水在上面的一般，他愈用手去擦那塊地方，這又冷又麻的感覺愈更明白；由頭到脚他全身都發生了新奇的感覺，愈想愈利害起來……。他很想站起來跳舞，發出大聲來說話，跑進花園裏去狂笑……。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自己是一個圓背，一點好處也沒有，長着一片野貓般的鬍子，一副面孔一點特長也沒有（這是有些婦女批評他的面孔的話，他無意中聽得的。鳳拉白克

的妻由他身邊走過的時候他一點也不客氣大大方方的向着她微微笑了一下她不覺立住脚，臉上現出一種發問的樣子出來。

『我眞喜歡你們家裏的園亭呢！』他一面說着，一面將眼鏡放在正當的位置。

中將的妻一面笑着，一面告訴他，這個房子是她父親的產業；接着又問起他的兩親還活着沒有？在這軍隊裏有了好久？怎樣長得這般瘦？又問了好些旁的話。等他一一回答完後，她才走了開去。自從經過這一番酬答，他面上的笑容，尤其覺得比平常和氣多了。他以爲他周圍的人，都是些異常華美的。

到喫夜飯的時候，無論拏什麼東西來，他就喫什麼，喝什麼，旁人說的話，一句也聽不見，只是想細細領會他剛纔遇着的那件事情……。這件事又神祕又像小說一般，但是也並不難解釋。一定是那個女子或是嫁過人的年輕婦人，和人約在這間暗屋裏面密會；等了許久還不見來，神經不覺興奮起來，所以把廖波威其錯認作她的情人；因爲他在那暗屋裏面摸不着路，站着躊躇不決的樣子，好像似在那

裏等人的一般……。這是廖波威其自己下的解釋。

他一面細細的觀看屋內婦女們的面貌，一面心裏想道：『那麼，這個女子，究竟是誰呢？一定是年輕的了，因爲帶了年紀的婦女，不會和人密會的。由她那蟋蟋蟀蟀的衣聲，她的香水的氣味和她叫喚的聲音判斷起來，一定是一個少婦，決不是未嫁的女子……』

他的眼光在那紫衣的女子身上停止住了，他覺得這個女子很有動人的地方；一雙很優美的手臂，一副很聰明的面孔，和着能彀使人快樂的聲音。廖波威其一面看着她；一面很希望那個不知誰何的女子就是她，不是別人……。但是她那笑法，很有點不自然，有時在她那長鼻上面，笑出些皺紋出來，看去好像帶了點年紀似的。他於是又將他的眼光轉到那個穿黑衣服的美貌女子身上去。這個女子更要年輕些，更要質樸些，更要天眞爛漫些，額顏也很動人，端酒盃的態度也很有禮節。廖波威其又希望那個不知誰何的人就是她。但是他立刻又一轉念，覺得他的

臉長得太平了於是又把眼光移到她隔壁的一個女子身上去

他一路看一路想道：『這樣一個一個的去猜，眞不容易，若果能彀將紫衣女子的手臂，加上黑衣女子的額顏，和坐在盧拜可左邊那個女子的眼睛，那就……』

他將這些地方，在心裏面一一的結合起來，造成了一個幻像，希望這個幻像，就是和他接吻的人，但是在桌上實在尋不出來。

晚飯喫完，軍官們個個都心滿意足的向主人道謝告辭。鳳拉白克和他的妻又再向他們道歉，說是不能留他們在這裏過夜。

『今天遇着諸位，眞是快活極了。』鳳拉白克說着這句話，他那態度是很誠懇的(大約一般送客時候的客套話，總要比迎接客人的時候來得誠懇些高興些)。我很希望你們回來路過這裏的時候，再到我們家裏來！不必行立正的禮了！你們向什麼地方去呀？你們想從上面那條路去麼？還是穿過花園由下面的這條路去近些。

軍官們都走進花園裏去了，才從光明和熱鬧的地方出來，覺得園裏格外的黑暗冷靜。他們全體一聲也不響向着大門走去，人人都有點醉意，都覺得很快活，但是經這園裏的黑暗和冷靜一激，不免都略爲思索起來。或者各人所想的，都和慶波威其是一樣也說不定：不知將來能否有一天，他們也和鳳拉白克一樣，有這樣一所大房子，又有家族，又有花園——也可以招待客人，雖然也沒有十分誠意，然也總可以使他們的客人醉飽而去。

大家走出了大門之後，立刻議論起來，並且聽見些不相干的事，也都發出大聲笑將起來。他們順着小路，向着河邊走去，到了河邊就順着岸走，遇着岸邊的小樹林，池塘，和水邊的楊柳，他們就遠遠將過去。河這邊的岸，和岸邊的路，已經很不容易看見，至於河那邊的岸，直是被那黑暗的夜色遮蔽得蹤跡全無了。黑暗的水面上，東一點西一點反射出來的星光，被那水映着，在那水面上或上或下的顫動——只有這一點東西，方能斷定河裏的水流得異常迅速。一點響聲也沒有。對岸野鷺

鶯的淒涼的鳴聲和河這邊樹叢裏面夜鶯的囀聲互相喚應好像他們走近來也不去理會他們的一般。他們跑到樹叢邊去，打動樹枝，那夜鶯還在這裏唱。

他們都一齊贊歎起來道：『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我們就在他的旁邊，他一點也不理會！眞是一個怪物！』

那條路的盡頭是一個山坡，遶過教堂的圍牆，就到了大路。軍官們走上山坡來很覺疲勞，就在這裏坐了下來，把紙煙點着慢慢的歇息。河對岸忽然看見了一點朦朧的火光，他們正愁沒有事做，就拿這火花作成問題研究起來，有人說是那裏紮的軍隊裏面放出來的，有人又說是由人家窗戶裏面放出來，說七說八議論了許久。廖波威其也瞧着這火光，但是他心裏覺得火花也在看他，並且還向着他擠眉擠眼的，好像似知道他那接吻的事件一般。

回了住紮的屋裏，廖波威其急急的脫下衣服上牀去睡。盧拜可和墨次廖可夫中尉（是一個很和氣不多開口的人，在這裏面，要算很受過高等教育的軍官，時

常都帶着一本小說走，只要一有空閑，就去讀他）也是住在這間房裏。盧拜可把衣服脫了，在房裏走來走去的不歇，好像一個未曾滿足的人的樣子，又叫人去買皮酒。墨次廖可夫上了牀，放一支洋燭在枕頭旁邊，專心專意的去讀他的小說。廖波威其把眼望着那煤煙薰黑的樓頂，心裏想道：『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的頸項還彷彿是抹着油的一樣，他的嘴邊還覺得又冷又麻，好像似滴了一滴薄荷水一般。那個紫衣女子的肩膀，那個黑色女子的額顏，和那纖腰，衣服，胸前懸着的首飾，都一件一件的浮上心來。他很想把定心神專去想這些幻影，但是都好像是在跳舞一般，一下又散了，一下又出來。隨便像什麼人閉着眼睛的時候，總覺得眼前是一塊廣大無邊的黑暗的背景。廖波威其心裏想像的幻影，從這暗黑的背景消滅去了的時候，他耳邊忽然覺得聽見一陣脚步聲，衣服的聲，和接吻的聲——就覺得起了一種異常激烈的快感。他正在快樂的時候，就聽見剛才叫去

買皮酒的人回來報說沒有買處盧拜可暴怒起來又在屋裏走來走去

『好東西，你看他是不是一個笨貨？』他先向着廖波威其說了，又走到墨次廖可夫的面前去說。『一個人連皮酒都買不到手，還成人麼？眞是一個渾蛋！你說是不是？』

墨次廖可夫的眼睛並不離開他的書，只是口裏答道：『當然這裏買不出皮酒來的。』

盧拜可恨恨的說道：『哦，你以爲買不出來麼？只要你有本事把我放在月球上面，我也立刻可以找得着皮酒和女人出來！我立刻就去尋點來給你看。若果尋不出來，我就算一個騙子！』

他費了許久的工夫，把衣服穿好，靴子也登上了，一聲不做把紙烟吸完，然後才走出去。

走到外間房子裏，口裏說道：『拉白克，谷拉白克，混賬東西通睡着了。我到不怕

一個人出去呢。廖波威其，你出外去散步不散步』

沒有人答應他，他只得又走來回，慢慢的把衣服脫下，上床去睡。盧次廖可夫嘆息了一聲，將書放下，把燭吹熄。

『唉！』盧拜可嘆息着，在暗中燃了一隻紙煙。

廖波威其把鋪蓋扯來將頭蒙住，把身子彎攏來，預備想將冲散了的幻影，再集合起來。但是再也不成功。沒有一會兒工夫，就睡着了。他只記得最後的思想，覺得好像有人用手摸着他，他覺得異常快活——這是他有生以來最可怪又可笑，但是最快樂的事。這個思想就入了夢也還沒有離開他去。

到他醒來的時候，他頸上的油脂的感覺和嘴唇上面的薄荷的涼味，通消去了，但是那快活的況味，還是和昨晚一樣。他的眼光注定窗上被朝日照得金光燦爛的框子，他的耳靜靜的聽着街上行人的脚步聲息。有人就靠着窗邊在外面大聲說話。說話的人是廖波威其這隊中的隊長，名叫勒伯德斯奇，他此刻才趕着本隊

和他的兵曹在那裏說話聲音異常粗大好像隨便什麼時候都會狂叫的一般

他叫着道：『還有些什麼事？』

『他們昨天替馬釘馬蹄，將一個鐵釘穿進了一匹馬的蹄子裏面去了。後來他們拿些泥土和醋給他敷在上面，把他牽過一邊去了。阿鐵耶夫昨天喝醉了，中尉把他綁在一架空砲車的前面。』

兵曹接着又報告加破夫把喇叭的新帶子和掛帳篷的圈子忘却了，昨晚軍官們跑到鳳拉白克家裏玩了一夜。說話當中，勒伯德斯奇的那副紅鬍鬚的面孔，由窗上露了出來。他那副近視眼，集中在屋中那些睡眼迷離的軍官們的面上，向着他們問過好。接着又問道：『沒有什麼岔事麼？』

盧拜可一頭打呵欠，一頭答道：『有一匹馬，因為換了一個新頸環，將他的頸擦傷了。』

隊長嘆息了一聲，又思量了一會，然後才大聲說道：

『我要去探望亞歷山大耶夫古拉阜夫那。一定要去的。回頭再見罷。今晚一定可以趕上你們。』

再過十五分鐘，旅團全體出發了。經過那些穀倉的時候，廖波威其向那右邊望去。只見那些窗戶的百葉窗，全都關閉着。那裏面的人還未醒過來是無疑的了。那個和他接吻的女子，也當然還在睡着。他默忖她睡着的情形。很廣闊的寢室的窗戶，由窗戶上可以看見外面樹木的綠葉，早晨的新鮮空氣，白楊，丁香，薔薇的香味，一架床，一張椅子，椅子上面放着昨晚發那嗦嗦嗦嗦聲音的衣服，一雙拖鞋，一個錶放在桌上——這些東西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想像出來，但是她的相貌，她那很動人的睡裏的笑容，是最要緊的東西，却彷彿如同水銀由指縫中漏出的一般，再也想像不出來。走了半英里路之後，回轉頭來，看見那黃色的教堂，人家，河流，都被那日光照得很明亮的；河的兩岸的綠色，水中映着天空的青色，再加上東一點西一點被那日光映出來的銀色，煞是好看。廖波威其再將墨斯特奇基的最後的景

色望了一下覺得好像是和他很親愛的人分別一般

面前橫着的大路上，除了每日見慣極其無聊的景色而外，別無他物。路的兩旁通是些麥田，裏面有些白嘴的烏鴉，東飛西跳的。向前望去，是一片塵土和些人的後面；向後望去，也是一樣的塵土和人的額頭。在頂前面走着的是四個帶着指揮刀的先鋒。接着後面是歌隊，歌隊的後面是些騎着馬的喇叭手。先鋒和歌隊好像出葬隊裏的火把手一般，動輒忘記了和後面走着的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只知道盡力的向前走去，時時都脫了節。廖波威其跟着第五隊的第一架大砲走，所以在他前面走着的那四隊，他都可以完全看得見。要是沒有軍事上的知識，這樣長的隊伍看上去，彷彿又複雜又不可解，不知道一架大砲的旁邊，何以有那許多的人圍着？又何以用那許多的馬牽成那樣怪的一個網子？好像眞是很可怕很不輕的一般，但是在廖波威其看去，通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一點也不稀奇，他知道何以每隊的前頭，有一個騎馬的強壯砲手。何以名叫砲手。砲手的後面可以看得見第一

隊，接着就是第二隊。他又知道，他們騎的馬在左邊走的叫一種名字，在右邊走的又叫一種名字。——眞是無聊極了。騎馬的後面接着兩匹用車轅繫着的馬。其中有一匹的上面，坐着一個兵，背上還有昨日積下來的灰塵，腳上有一片又笨又怪的木片。廖波威其很知道這塊木片的作用，一點也不覺得可怪。騎在馬上的人，像機械一般把鞭子揚起來，時時高聲的叫喚着。那尊大砲更是難看。前面橫着許多麥殼，用一塊帆布蓋着，砲身的全體，懸着許多袋子，和兵士們的背囊，好像是一個無害於人的動物，周圍不知爲什麽緣故好像被許多的人馬回繞着的一般。他的下方跟着六個砲兵，一面搖着手，一面進行。大砲的後面，又有些砲手，騎兵，用車轅繫着的馬，這些東西的後面又來一架大砲，也同先前的一樣，很難看，很平常的。第二個的後邊，跟着第三個第四個的來；第四個的近傍，仍然有一個士官，和其餘的一切東西。這個旅團一共有六個大隊，一個隊裏面有四座大砲。全體走起來，扯長有半英里遠；最後面走着一個怪物，是拉行李車的驢，名叫馬加是一個土耳其的

隊長帶來的，將那長有兩隻長耳的頭垂着慢慢兒走，好像是在那裏思索似的。

廖波威其前前後後看着這些人的後面和額頭，覺得一點趣味也沒有。要是在平常的時候，他早已打起磕睡來了，但是今天却不然，因爲他的腦子裏面，已經被那又新奇又快活的感想充滿了。當全隊出發的時候，他也曾想到，這種接吻，只可作一件很祕密的趣事看，實際上不過是很小的事罷了，要去認眞起來，那就傻了。但是到了現在，他却向他自己的邏輯宣告獨立，一心不亂的去夢想起來……。一時想着他自己是在鳳拉白克的客廳裏，站在一個女子的旁邊，那個女子的樣子，和那紫衣的女子，以及黑衣的女子都很相像。一時他閉着眼睛，好像又是在另外一個不知誰何的女子旁邊，她的容貌極其模糊簡直看不清楚。在這夢境裏面，他不是和她娓娓的清談，就是用手撫摩她，靠在她的身上，又想着有了戰爭，和她分離，離開了又和她再遇見，同着他的妻他的兒女在一處吃飯……。

『慢步走！』每次下坡的時候，隊長都發這樣的口令。

他也跟着喊這『慢步走！』的口令，但是很怕因此把他的幻想冲破，不得不又到現實的環境裏來。

他們經過幾家大地主的房屋，他從他們的牆上望進去，看見他們裏面的庭園。大概都有很長的兩排樹木，下面鋪着黃色砂石，周圍種着還未長成的樺樹……。一個人每逢才由夢境出來的時候，總希望看見些什麼可以悅目慰心的事，他現在也是這樣，很熱心希望着，能夠看見那些砂地上面有些女子的足在那裏走，並且還希望無意之中，清清楚楚的看昨夜和他接吻的那個女子一眼。這個思想在他的腦子裏來回盤旋着，再也不會忘記。

走到正午的時候，後面將近那行李車的地方，忽然吶喊起來：

『隨便些！向左看！』

旅團長坐在一架馬車裏，前面用兩匹白馬牽着，走到第二隊的近旁，口裏面叫出些旁人不能了解的聲音。有幾個軍官和廖波威其騎着馬跑到他的面前去。

旅長一面將他的那雙紅眼睛一開一閉的擠了兩下，一面問道：『有什麽人害病沒有？』

得了回答之後，這位瘦旅長稍微思量了一下，就向着一個軍官說道：

『你們隊裏的第三座大砲的騎兵裏面，有人將護脚的套子取了下來，縣在大砲的前面，眞混賬極了。非嚴加譴責不可。』

他舉起頭來望着廖波威其說道：

『我看你們那前面的帶子未免太長了。』

又說好些絮絮叨叨的話，旅長才望着盧拜可很很的恨了一下，說道：

『你今天好像很不高興的樣子。你是不是愛上了盧蒲霍夫夫人了？嘍，諸君，他是愛上了盧蒲霍夫夫人呢。』

問題中的這位夫人，是一個很高又肥大的婦人，早已過了四十歲了。這位旅長和別人不同，對於強壯的婦人，特別的喜歡，並不去管她的年紀，以爲他的軍官們，

也和他有同樣的嗜好。軍官們聽着他這樣說，大家都笑了一下，表示他們的敬意。旅長覺得自己說了又有趣又帶譏俏的話，歡喜得了不得，哈哈的一笑，用手拍了馬夫一下，然後向着軍官們行了一個禮，馬車就揚揚而去了。

廖波威其眼睛望着旅長車子後面起的灰塵，心裏想道：『我現在所夢想的好像不能實現的一般，其實也只不過很平常的事罷了。隨便什麼人都從這裏面經驗過來的。……就是這位旅長，他也曾經戀愛過，現在不特結了婚，並還有了兒女。瓦特爾隊長何嘗不也是結了婚的麼？雖然他的頸項紅得難看，腰又很短，但是他的妻還是一樣的愛他。……薩爾曼諾夫又俗又悍，然而也有一段豔史，結果還是結了婚。……我和旁人還不是一樣，早晚雖說不定，終久應該和旁人有同樣的經驗，才合道理呢。』

想到他和平常人是一樣，他的生涯也應該和平常人的生涯一樣，就不覺歡暢起來，精神也添了幾分。他隨便他自己的高興，任意想像他那不知誰何的情人，和

他自己的幸福，對於他自己的想像，一點也不加以拘束。

夜間，軍隊到了駐紮的地方，軍官們各歸自己的帳篷裏，廖波威其，墨次廖可夫，盧拜可，圍着一個箱子坐着吃夜飯。墨次廖可夫吃得一點也不忙碌，一面細細的咀嚼着，一面讀他那一本放在膝上的小說；盧拜可口裏東扯西拉的說個不住口，一面不住手的拿着皮酒瓶子向杯子裏面傾；廖波威其的腦筋，被這一天的夢想弄得絲毫的餘地也沒有，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悶着喫啞酒。連喫三杯，就覺稍微有點醉意，忽然發生一種不能抑壓的欲望，要想將他的所感，告訴他的同伴。

『在鳳拉白克家裏，我遇着一件很奇怪的事。』他故意裝成毫不介意的樣子，說話的聲音也故意帶些滑稽的口調，接着又說道：『我曾經跑去看他們打彈子，你們是知道的。』

接着慢慢的將他接吻的事，詳詳細細說了出來，說完之後，帳篷裏面的人，大家都不做聲。也覺得眞不可思議，何以僅僅只消這一刻兒的工夫就說完了。他還以

爲非說到明天早晨，決說不完呢。盧拜可從來一句眞話也不說的，聽見他這一件事，當然不肯相信，並且發出幾聲笑聲來。墨次廖可夫將眉毛縐成一片，眼睛仍然注定了膝上放的小說，口裏說道：

『這是一件怪事眞奇怪極了！……名字也不叫一聲，就把一個男子抱住……恐怕是神經上有點異狀罷。』

廖波威其也贊成道：『是的，一定是神經病。』

盧拜可裝出一副驚疑的樣子，說道：『我也有一次，遇見這樣的事。就是去年到柯弗諾去的時候。……我買了一張二等的車票，跑上車去一看，車上擠得滿滿的，那裏還能睡覺。我當時拿了半個盧布給車上的茶房，他就把我的行李提着，領着我走進別一間房裏去。……我睡下去，把氈子扯來蓋在身上，……天氣已經很黑暗了。停一會兒工夫，覺得有人在我的肩上敲了一下，接着就覺得我的臉上有人在那裏出氣。我把手膀掀了一下，摸着了一個人的手拐。……把眼睛睜開來一看，

大約是一個女人。眼睛是黑的，嘴皮紅得來和金魚一樣，鼻孔一開一閉的——一個胸口高高的聳起和汽車前頭的緩衝機一般。

墨次廖可夫聲色不動的插口說道：『請你告訴我，胸口是什麼模樣，我還可以領會，不過在那黑夜裏，你怎樣能看得見她的嘴皮呢？』

盧拜可竭力的替自己辯護，說是墨次廖可夫一點想像的才能也沒有。弄得廖波威其甚麼話也說不出來，只好走去睡了，賭咒不再向人談論自己的秘密。

軍營的生活，又開始了。……一天一天的過去，天天都是一個樣子。這些日子，廖波威其的感情，思想舉動都帶着些戀愛的色彩。每天早晨他的衞兵遞水給他洗面。和他將水管打開淋在頭上的時候，他總覺得他的生涯裏面有一種溫煖快活的況味。

到了夜晚，同伴們談到戀愛和婦女的問題，他一定走攏去用心的靜聽；那個時候他的面容，和一個兵聽着旁人談論他從前親身經歷過的戰事一樣。要是軍官

們隨着那個獵犬——盧拜可——出去喝酒的時候，廖波威其也陪着他們同去，但是總覺得不高興，彷彿是犯罪一般，暗暗的向着那個不知誰何的女子請罪。……其餘有空閑的時候，或是沒有磕睡的晚間，想起了幼年時代的情景，最親近的父母，一定就會接連想到墨斯特奇基，那匹怪馬，鳳拉白克，他那和歐哲尼差不多的夫人，那間暗黑的屋，門縫透過來的燈光。……

八月三十一的那一天，他同着軍隊又折轉回去，這一次却不是全體，只有二團人同行。途中他總是恍恍惚惚的，好像是要回家鄉的一般。他很想再看見那匹怪馬，那個教堂，那些沒有誠意的鳳拉白克的家族，和那間黑暗的屋子。那時常欺騙着了迷的人的聲音，向他說道，這回去一定可以遇着她。……他心裏煩擾不堪，不知道怎樣解決這些問題？怎樣才會遇着她？他應該向她說些什麽？她到底忘記了和他接吻沒有？縱令再壞也只不過遇不着她罷了。就遇不着，他也可以走進那間黑暗的屋裏去，追想從前的遭遇，也就不虛此行了。……

到了黃昏時候，地平線上已經看見那很熟識的教堂和那些白色的穀倉了。廖波威其的心不覺鼓動起來。……在他旁邊走着的軍官，向他說了些什麼，他一點也不會聽見，把一切的東西全都忘却了。專心不亂的看着前頭的河流，房頂，鴿籠。鴿籠的周圍有許多的鴿子在落日的光中不停的飛着。

他們到了教堂，靜候營裏的布置的時候，他時時刻刻都在等候教堂後面有個人騎着馬跑出來，請他們去喝茶，但是……布置的命令都下完了，軍官們忙着到鄉村裏去，那騎馬的人還不見來。

『不久鳳拉白克總會聽見農夫告訴我們來了，那時候他一定會來請我們的。』廖波威其一頭走進小房子裏，一頭這樣想，不懂得他的同伴何以點起一枝蠟燭，何以衛兵們忙着安放燒熱水的壺。…………

他心裏覺着起了一陣很痛苦的不安。睡了一會又坐起來向窗外望出去，探望那個傳令的人究竟來了不會。那知道仍然一點影響也沒有。

他睡下去半點鐘又坐起來，心裏的不安再也抑制不住，只好走出街去，信着腳步向教堂走來。教堂近傍一個人也沒有，天色也是暗黑的。……將要下坡的地方，有三個哨兵，站成一排。看見廖波威其走來，他們都向着他行禮。他還了禮後，就順着那條極熟的道路走下坡去。

河的那一邊的天上滿佈着淡紅色的雲彩；月亮升起來了；兩個高聲談着話的農婦，正在園裏拆取白菜；園後有幾間暗黑的小房。……河這一邊的各種東西和五月間的情景完全一樣：道路，樹林，河邊垂着的柳，一點也沒有變。只不過少了那不怕人的夜鶯，和白楊青草的香色罷了。

廖波威其走到園門，停下腳步望進去。園裏面又黑又沉靜。……除却最近的幾株樺樹的枝葉，和路傍少許的拱木而外，什麼也看不見；其餘一切的東西，都成了一片模模糊糊的暗黑色。他墊着腳尖去看，側着耳去聽，等了一刻多鐘，還是一點聲音也聽不出，一點燈光也看不見，無可奈何，方才拖起腳來折身回去。……

走到河邊，看見中將的浴房和掛在小橋欄杆上的浴衣，露出一片白色。……走上橋去，稍微躊躇了一下，不知不覺的用手摸了那浴衣一下。覺得那些衣服又粗又冷。埋下頭去看那水裏。……水流得很急，經過浴房的柱脚，衝出一陣一陣的響聲。將近左邊的岸，反射出紅色的月亮，被那小小的波紋衝成無數的碎片，好像似要把他衝開的一般。……

廖波威其一面看着流水，一面心裏想道：『眞蠢極了！何以一切的東西，都這樣的蠢笨呢！』

自從他拋棄了妄想，那接吻的事件，他那急不能待的感情，模模糊糊的希望，以及現在的絕望，種種事情都透澈了然了。至於中將差的人沒有來，和他沒有見着那個不知誰何的女子，一點也不足奇怪，反轉要是遇着了她，到才眞是奇怪呢。……

……

河裏的水滔滔的流着，不知流向何處，也不知爲什麼緣故，和五月間的時候一

樣。五月裏的河水流入長江裏，再由長江流入大海；由大海變成水蒸氣，昇入空中，又變成雲化爲雨，降了下來，或者現在他面前流着的，就是同一的水也說不定。……到底是爲的什麼因爲什麼緣故呢？

世界的全體人類的一生，在廖波威其的眼裏，不過是一種不可名狀毫無目的的笑話罷了。……由水面抬起頭來，望着天空，想起他的命運偶然被一個不知誰何的婦人纏繞着，想起夏天的夢想，覺得自己的生涯，極其乾燥，極其無聊，一點色彩也沒有。……

他回到他的房裏，一個同伴也沒有見着。護兵告訴他，說是『鳳拉白克將軍差了一個人，騎着馬來，請他們全體去喝茶去了。……』

一瞬間的工夫，廖波威其的胸裏，起了一種快樂的感覺，但是立刻他就將這感想消滅了，上了床，納頭便睡，好像和他自己的運命鬭氣，故意反對的一般，不肯到那中將家裏去。

作家傳略

乞呵甫 (1860-1904)

乞呵甫(Anton Tchechoff)爲俄國最大的短篇小說家，亦被稱爲俄國的莫泊三。生於南部俄羅斯。他的父親是農奴，後被釋放得爲自由人。乞呵甫年略長後，進莫斯科大學學醫。畢業後服務病院。一八九二年俄國虎烈拉疫流行，乞呵甫在疫地施診。他有文學天才，後遂棄醫業專事著述。二十餘歲時發刊他的小品集，大受一時批評界的讚賞，以是遂成爲名文學家。他的作品以短篇爲最多，如黑衣僧，六號病室，接吻，陸士甲爾的胡琴，都極著名。長篇有決鬪。他又是個戲劇家，所作著名劇本有櫻桃園，海鷗，三姊妹等多篇。

Modern Russian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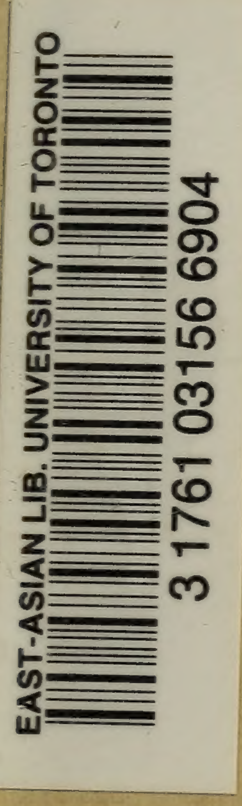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三七一四號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56 6904